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6nB357

秀野林禪師語錄

清 明林說　最正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劉餘霖序
    - 方叔壯序
  - 目錄
  - 住湖廣安陸府西來禪寺語錄
  - 小參
  - 示眾
  - 普說
  - 法語
    - 答武昌太守筠菴劉護法
    - 荅護法天與蔣居士
    - 示夢齋潘居士
    - 示泰徵汪文學
    - 示智覃首座
    - 示梁山鑑西堂
    - 示立宗彌宗法海三禪者
  - 拈頌
  - 牧牛頌
    - 尋牛
    - 見跡
    - 見牛
    - 得牛
    - 牧牛
    - 騎牛到家
    - 忘牛存人
    - 人牛俱忘
    - 返本還源
    - 入廛垂手
  - 機緣
  - 書復
    - 謝安陸戎府尊筠菴劉居士
    - 附來書

        - 附為尊嚴六秩請啟
        - 復江南揚州府通州天與蔣居士
        - 附來書
        - 附請啟
        - 簡天與蔣居士
        - 上黃龍和尚
        - 附大洪山萬壽禪寺來書
        - 復大洪山萬壽允書
        - 謝復惕若楊老居士作緣簿文
        - 附香嚴蜀叟法叔老和尚
        - 復蜀叟法叔老和尚
        - 附山右古宿法叔和尚書
        - 復古宿法叔老和尚
    - 像讚
        - 觀音贊
        - 初祖
        - 天童密雲悟祖
        - 千首觀音菩薩
        - 諸方
        - 戊戌春至香嚴覲禮宕山師翁有感
        - 祝本師奇老和尚五旬
        - 黃龍智本師和尚
        - 自贊
        - 梁山鑑西堂請
        - 淨極澂西堂請
        - 法海清典座請
        - 見若朝西堂請
        - 空印極侍者請
    - 聯芳
        - 智覃正首座
        - 武昌府太守筠庵劉居士
        - 本已上西堂
        - 梁山鑑西堂
        - 智威龍蔣居士
        - 智弘潘居士
        - 敏慧悟侍者
        - 覺知受書記
        - 淨極澂西堂

    - 梅叟卓書記
    - 法海清侍者
    - 見若朝西堂
    - 能極見監院
    - 景隆洪書記
    - 法泰弘都寺
    - 印肅信知藏
    - 本權性維那
    - 景齊照書記
    - 寶嚴果上人
    - 與如愚平上人
    - 蓋臣周居士
    - 竹叟智上人
    - 佛幻心上人
    - 能睿興上人
    - 尼覺妍慧
    - 尼法雲相
    - 法派
    - 至節示三問
  - 繼席襄州黃龍禪寺語錄
  - 法語
  - 偈
    - 壽武昌太守筠菴劉護法大誕
    - 贈江南通州天與蔣護法
    - 贈江南通州夢齋潘居士
    - 癸卯除夕作奉居智党元戎
    - 居智党居士命贈鍾祥縣星賓程邑侯
    - 示明宇張居士
    - 寄泰徵汪文學
    - 次酬襄州芑田方居士韻
    - 丁巳春會稽圜照沈居士…
    - 示文盛嚴居士
    - 示郡山敖居士
    - 壬戌春漢陽蓋臣周護法至方丈索偈遂贈之
    - 贈江南儀真汪護法君耀居士
    - 贈羽聖芮居士
    - 祝穎石上座六旬
    - 贈罕拙上座浙歸

- 示純然禪人
- 宜城恒源鄭居士受戒求偈
- 贈智覃首座
- 贈指凡法姪
- 祝法海西堂五秩
- 示敏慧悟書記
- 祝月天都監五秩
- 贈密宗監院
- 示智宗維那
- 示聯宗書記
- 示尼覺妍禪人
- 示尼心海禪人
- 示尼月海禪人
- 贈嘉禾雲衢趙居士
- 秋熱偶拈寄嘉禾斌政吳居士
- 祝在北楊居士八秩
- 示開之甯居士
- 示鳳鳴安居士
- 示慧明安居士
- 示元法劉居士
- 示篤揚楊居士
- 示尼月音禪人
- 示尼慈慧禪人
- 贈南召迎恩慧聞都監
- 贈慧明監寺
- 贈慧光副寺
- 示心銘副寺
- 示密印知客
- 贈自修禪德
- 贈雙泉李居士
- 示睿宗法徒
- 示覺宗法徒
- 示淨意知客
- 示空印侍者
- 示玄機書記
- 示懋蕃侍者
- 示越宗禪人
- 示義宗監院

        - 示耀宗禪人
        - 示成然禪人
        - 示空微禪人
        - 示心宗副寺
        - 示卓宗營辦
        - 示玄庵禪人
        - 示佛隱侍者
        - 示彥宗禪人
        - 示尼乘蓮禪人
        - 示清奇禪人
        - 侍陳琳侍者
        - 示古龍禪人
        - 示慈容禪人
        - 示恒照侍者
        - 示道妍侍者
        - 示淳朴禪人
        - 示慧融禪人
        - 示月光禪人
        - 示淨慧禪人
        - 示道勤禪人
        - 示謐愷侍者
        - 示法平禪人
        - 示法幢禪人
        - 示玉明黃佛子
        - 示美之王佛子
        - 示克生劉佛子
        - 示余佛子
    - 雜著
        - 齋榜
        - 戒殺放生念佛文
        - 回蜀省親傳
    - 佛事
    - 壽塔
    - 行繇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重刻西來和尚語錄序

丹霞禪師劈木佛燒取舍利，院主呵之，鬚眉脫落。秀大和尚語錄先於辛丑年刻成行世，祝融峰頭迴風熱燄，光燭四天下，大地六種震動，板中舍利隨風雨下，學徒愍後來聾瞽不聞不見，復於山邊、水邊、竹林池沼邊、明光殿邊、茆屋草茇邊、百草枝頭邊、糞壤土堆邊拾取一二，復成十卷。刻成，付使者問序於予，余焚香頂禮，命使者於庭曰：「當日祝融老人業已和盤托出；今日又煩木上座一一宣揚。」使者曰：「也須居士證明，請為木上座點出雙睛，普施後來學者。」余曰：「使者！大家照顧眉毛好。分付毛頭記室，不得矢上更加尖，從此法雨周沙劫。」

時康熙戊午正月上元之吉武昌太守筠菴居士劉餘霖沐手拜題

西來秀野林禪師語錄序

往歲登百丈山，與秀大師晤言一室，殊深景仰。辛丑之二月，師錄既脫草，隨過峴南，惠然臨貺，而以序言見屬，余自愧佛頭著糞矣！雖然有說焉！茫茫宇宙三聖鼎分，要之，闡明心性而止。試觀達磨初入東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明乎赤子知能，即聖神功化，亦曰孃生面、亦曰不壞身、亦曰真如法藏，斂之則一掬，散之則三車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古今諸尊宿語錄、一切文字禪。浩若滄海，返而扣之，自本自根處，絲毫無增減也。人若於此認得真、站得定，磨鍊得潔潔白白，顯現本來面目，何玅弗臻哉？古德云：「說得一丈，不及行得一尺。」大師信根深厚、道力清堅，自童山參請以還，益加熏習濟宗一脈，與老黃龍覿面印可，是故著為法語，字字從心性中出，頭頭自體驗上來，掃盡葛藤、打穿漆桶，授者非啞謎、受者非盲拳，嘲風弄月之間，極得意忘言之玅。方今門庭四出、壇坫叢開，提唱若西來者，指不多屈矣！

《錄》中奧旨，賴有鉅公大手筆徹底掀翻，何難使日星之在天、江河之行地？即欲向此外贅隻字亦奚以為？余不文，不得已而揚聲止響，尾之續不猶愈於頂之肩乎？但所願世之覽者，不言而躬行、因權以化實。舌尖無骨，當觀言句之總持；眉稜有筋，請具戲游之三昧。庶幾哉不負師意，並有鑒於余衷也夫。謹序。

大清順治辛丑孟秋，楚臨沮珂雪居士方叔壯芑田甫和南拜題。

秀野林禪師語錄目錄

首卷
序文(二道)
卷第一
上堂
小參
示眾
普說
卷第二
法語
拈頌
機緣
書復
像讚
聯芳
法派
卷第三
住襄陽府黃龍禪寺語錄
上堂
小參
法語
偈
雜著
佛事
壽塔法語
行繇

秀野林禪師語錄卷一

嗣法門人最正等編

住湖廣安陸府西來禪寺語錄

順治丁酉歲六月二十九日，師受眾護法、紳衿、檀越、居士暨諸山耆舊、本寺監院請住西來禪寺，於十月十五日進院。即日，眾護法請開堂。師至座前拈啟示眾云：「文采全彰。廓落煥然。迥沒摸索，現前一眾英靈，共有常光顯露。大眾！還委悉麼？如或未會，仰煩維那宣過。」宣畢，指法座云：「坐斷路頭，魔狐潛蹤，達磨不識、威王沉吟。大眾還識路頭麼？試看新長老放一線道。」遂

陞。拈香云：「者瓣香，根盤空劫、葉覆今時，信手拈來，爇向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道愈三皇，仁風齊北極稱尊；德冠五帝，睿算等南山永固。」次拈云：「者瓣香，布則金聲玉振，合則條理始終，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天下列位尊官，伏願祿位高登，永佐君王施仁政；法幢弘護，長勸列祖振宗風。」復拈云：「者瓣香，顯示當陽，直截現成，奉為護法、紳衿、居士、列剎高賢、本山耆德，伏願豁開頂門，正眼洞徹，一貫圜機。」又拈云：「者瓣香，深藏大機、廓顯大用，今對人天眾前拈出，爇向爐中，專伸供養現住襄陽府百丈山黃龍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本師奇然智大和尚，用酬法乳。」攝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當觀第一義，露刃霜鋒利，掣電羅影蹤，萬里更萬里。還有獨露者麼？」僧問：「四相皆空、三心未有，是箇甚麼？」師云：「頭頭獨露。」進云：「意旨如何？」師云：「處處全彰。」進云：「恁麼學人禮拜和尚去也！」師云：「好與三十拄杖。」問：「和尚未登寶華王座，甘露已潤群生時如何？」師云：「開豁人天眼，渾忘舊面皮。」進云：「謂是山靈有待？謂是法爾如然？」師云：「顯大機大用。」進云：「恁麼西來法道從今振，枯木重開劫外華。」師云：「瞻之仰之。」驀拈拄杖云：「神光一道，烜赫十方；玅體無形，炳然萬象。寒風颯颯、清機歷歷；霜華巧呈，堂堂覿面。所以道：『用時便用，心無定動；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無倚無依，自繇自在。』祇如今日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皇風蕩蕩被寰宇，兆姓歌歡逾萬春。」復舉：「古德道：『夫為善知識，須是驅耕夫牛、奪饑人食。驅耕夫牛，令苗稼滋盛；奪饑人食，令永絕饑虛。』大眾！古德竊得些子活計，氣宇如王，擒縱自由。這樣說話，諸方舉者甚多，聞者如風過耳，殊不知古德一期方便與伊摧魔破執，既驅其牛、奪其食，為甚麼卻苗稼滋盛，永絕饑虛？」喝一喝云：「驅其牛耶？奪其食耶？還有緇素得出底麼？試出來呈醜拙看。如無，禍不單行，福不重受。」上首復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卓拄杖下座。(謝辭不錄)

立職事，上堂。「眾兄弟！既到者裏挂搭，都是三條椽下客，宜從履踐自了心休。二六時中，事在精勤、行存潔白，忘憎愛、絕是非，隻腳立定，冰凌上度九曲，劍刃上拾全身，恁麼謂之極則。呵呵！正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且從容，莫疑猜，西來與現前兄弟行也如是、坐也如是，箇箇衣下本來現成，搬柴運水、執爨負舂、烹茶挈瓶、拋籌拈杓、營繕屋廬、事持齋饌、採擇菜果、支收出內、糊窗拭器、掃地裝香，街坊打化、賓客送迎、主伴交參，乃佛祖始終正行，自成一家規繩，事事圜融、塵塵方便，叢林隨事立

名、因名顯分，輕重得所、優劣無差，規矩以之而立、法幢因茲而興。山僧只管牽枝引蔓，萬種施為，拿空塞空、以毒攻毒。秖如展佛祖現成家風，布叢林斬新條令又作麼生？髑髏前暗行賞罰，電光裏明驗主賓。」喝一喝，下座。

次日結制，請上堂。「西來結制，雲水濟集，把住咽喉，甚處出氣？非是山僧壓良，只為諸人不薦。汝諸人薦麼？若薦得，各各清淨寶爐不假莖柴塊炭，晝夜熾然，無迴避處、無間隔處。所以，諸佛證知，空明廓徹，得大自在、興大作用，故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眾生昧之，逐妄受生，業識忙忙，無本可據。』所以，世尊道：『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現前緇素、貴賤、男女自肯回光，悟同本得。有本得底麼？出來道看！」僧問：「和尚今日結制，十方衲子聚會，以眾為心，心不可得，和尚還有箇甚麼？」師云：「打草正要驚蛇。」進云：「莫塗糊人好。」師云：「你刺腦入膠盆作麼？」便打。問：「年年月月十五日，和尚因甚又認著十月十五日？」師打云：「伊看是十五日、不是十五日聱？」僧禮拜，師云：「儱侗不少。」復云：「秋末冬初，九旬茲始，事不獲已，放一線道。」拈拄杖云：「會麼？若也未會，山僧更為諸人顯露去也。」拽拄杖下座。

安陸戎府大誕，請上堂。「『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古德恁麼道，既是無心又無法，卻喚甚麼作本法？本法又作麼生通達？諸人大須細意，者箇常露現前，自由自在，未曾有一法解蓋得伊、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轉轆轤底蓋色蓋聲，周流無滯，不與萬法為鄰，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德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諸人委悉也無？若未委悉，不免為諸人註破。心不妄取過去法，斯名為智；不貪未來事，斯名為慧；不於現在有所住，斯名為定。如是了達三世悉空寂，此智、此慧、此定一一無邊際，所以當陽一著，非異非如、非見非說、非無非有、非佛非法，昭同杲日、廣若太虛。昔日黃面老子於此示生修行、於此悟道成佛，全不由他，悉承渠力，即如今千聖頂[寧*頁]上掀出了也。」遂舉拂子云：「還見麼？若是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舉一明三底，瞞他一點不得。何故？當人日用現成。今日山僧以此廣大無邊際心說此廣大無邊際法，奉為安陸戎府筠菴劉大護法高登祿位，慧性宏開，享富貴、多子孫，永作皇家柱石、恒為佛法金湯。祇如即今依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麗景重重彰瑞氣，壽山高到大椿年。」下座。

佛誕，黃奎芳、陳尚德二善士率合鎮檀越請上堂。「眸兆纔彰成露布，呱聲未絕便橫行，指天指地提持處，只要人人正眼明。赤骨師

兒開巨口，通身現出大人形。是則固是，今日人天俱集，為佛慶誕一句作麼生道？今朝處處澆香水，東土西天共讚誠。」
戎府劉護法僧請上堂。「考鐘伐鼓，獨震宏音，滿堂龍象，廓開胸襟。親遭香積妙供，灼然六味徹心，不曾咬著粒米，箇箇飽足歡欣。然雖如是，諸人還聞毛孔香麼？若聞，廣慧心，酬大信，施興祚國，祝聖皇猷。」復頌云：「毗耶城裏老維摩，不二門頭尉客過，一箇無言寧有礙？頂[寧*頁]醯眼耀山河。」下座。
伽藍殿上梁，慈雲化主請上堂。「良辰高豎伽藍堂，輸我禪林道播揚，衲子豁開正法眼，自然瀟灑絕諸望。檀那家業永興盛，施主門闌恆吉祥，福慧莊嚴二種備，獅床千古振宗綱。巨梁跨地衝霄碧，宛似蛟龍奮翼翔，佳致斯山文兆出，相傳猶演濟燈長。」喝一喝！
宜城縣萬壽寺，瑞林、寂空、見明禪德請上堂。「山僧二十餘年行腳，今日偶開舖面，蓋為眾竭力，大有不著便，汝諸人平地討喫交，過歸阿誰？然雖如是，事無一向。」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兔角杖、龜毛拂，通身無影，覿體離詮，道人安用，今古昭然，那有三玄三要？也無五位君臣。」顧視左右云：「總來滯貨不出門。」上堂。「箇箇英靈猛烈漢，本來面目沒覆藏，盡大地人無兩樣，何雖好肉上剜瘡？」復舉：「六祖大師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一行三昧。』六祖恁麼吐露，山僧恁麼舉揚。」驀拈拄杖云：「昭昭然宇宙充塞，無相可睹；晃晃焉色空混融，無跡可尋。上乃天、下乃地、中間水陸空行。此是佛殿、僧堂、三門、廚庫，僧是僧、俗是俗。敢問諸人，畢竟如何是一相、一行三昧？」卓拄杖下座。
忠宇葉居士捨金建新方丈，請師入室。「從上諸聖、當代群英總踞此室，即今山僧又作麼生？」遂據座云：「恢彰佛祖家風，克紹全提正令。如何是正令全提句？」喝一喝，便起。
自學、止幻禪德請上堂。「的的大意，沒量施彰，對無儔侶，脫體堂堂。昔臨濟大師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此老宿與麼施陳……」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信手布施諸公了也。」復舉起召眾云：「者是山僧拄杖，且道布施在甚麼處？若向者裏辯得出，略較些子；如辯不出，未免困於途轍。秖如不歷程途一句作麼生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下座。
黃龍命人送信衣到，上堂。師拈香，上首白椎畢，僧問：「黃龍意旨轉至，西來意旨且置，請師敷揚。」師舉拂云：「會麼？」進云：「不會。」師云：「放一線道。」乃云：「摩竭正令、少室真規，風吹不入、水泄不通，西來已平地喫交了也，賴有不二門頭放

開一線。」拈拂子云：「人人威光閃爍、各各不欠絲毫。雖然如是，更有向上一竅，三世諸佛莫能宣揚，歷代祖師提掇不起。且道是箇甚麼物得與麼奇怪？」復揮拂子云：「諸人見麼？若見得徹，非特吾老人恩歸有地，直下人人不落第二見；不唯不落第二見，抑乃各各知恩報恩。秖如今日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自笑衣穿赤骨露，一肩授手被金襴。」斂衣下座。

上堂。「忠宇葉居士、善女余氏捐淨財修設香齋，仍乞山僧陞於此座，為眾顯揚臨濟宗猷，提持向上一路，所願色身安泰，入道無難。」遂召眾云：「且喚甚麼作臨濟宗猷？宗猷又如何顯揚？喚甚麼作向上一路？一路復如何提持？」拈拄杖橫按云：「指縱萬別千差，獨脫一字全無。到者裏，大師面目現在、河北風規猶古，所以迸開赤肉團，用白拈賊，奮奔雷喝，捋猛虎鬚，大機大用，電激星馳，於時脫羅籠、自此出窠臼，乃至衝天意氣格外提持，都教箇箇契機、人人悟同。即此赤肉團，全威烜赫，大用風旋，臨濟宗猷宛然見，透頂透底露乾坤。」喝一喝。

上堂。「濟濟人天駢驟集，相呈覿面沒多般。」揮拂云：「金錘影動寒光燄，直下分明著耳觀。」喝一喝，下座。

懷江周居士請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脫或未委，與諸人通箇消息。」舉拂云：「於此脫落，豁開金剛正眼、普照大千世界，一毛頭上安身，一一毛頭顯現。一一毛頭既爾，一一包融無礙，人人遍普風光、各各乾坤逼塞，能為萬象中主，法法頭頭自在。」下座。

臘八，上堂。舉：「世尊臘八睹明星時，忽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師云：「若論山僧見處，月娟娟，萬水不能沉；風冷冷，六窗自能啟。老瞿曇垜生招箭，認賊為子。然雖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遂豎拂子云：「大眾！還見世尊立地處麼？若見得，許具隻眼，玉轉珠回機路活，風飛雷厲頂眼空；若不見，許具隻眼，珊瑚枝枝撐著月，扶桑夜夜日頭紅。如或未委，更聽一頌：六年孤坐雪山翁，一睹明星眼豁空，百億分身無覓處，是凡是聖悉潛蹤。」下座。

歲朝，上堂。拈香祝聖畢，乃云：「今日正月初一，大眾明明薦取。」遂舉拂云：「會麼？」良久，劃一劃云：「識得一，事事畢，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舒一卷大都委悉。草木叢林皆現紗相，大地山河盡轉法輪。道泰時清，歌歡滿處，既非世諦流布，抑且納節應時。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淡蕩春風育萬物，巍然海印照三千。」拈拂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布袋解開天地闊，腳下無私任往還，般若門開即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師云：「衲捲高雲千嶂碧。」進

云：「劃斷青山未足酬，如何是一念萬年去？」師云：「目前不許停機，回互不讓當前。」進云：「芒鞋筋斷通消息，枯木華開劫外春。」師云：「明明全正令，梅花香更妍。」問：「封侯豈是尋常調？肘後斜懸奪命符，擒縱殺活無能敵，三玄五位一齊周。今日請師不接？」師云：「一片白雲不露醜。」進云：「萬里共長天，三山瞻霽色。」師云：「點就乾坤面。」進云：「金剛寶劍，截斷玄機；正眼摩醯，光吞佛祖。」師云：「頂門隻眼亞雙。」進云：「放行光蔽五天，捏住風馳萬里。」師豎拂云：「且道這箇放行？把住？」進云：「大眾證明，學人禮拜！」師云：「是放行？是把住？」問：「通天徹地即不問，拈一放一事如何？」師揮拂云：「輕搖禿麈霞滿面。」進云：「秖如到家無別路又作麼生？」師云：「自道去。」進云：「獅子窟中獅子；旃檀林內旃檀。」師云：「須珍重始得！」乃拈拄杖云：「本有天真，玅絕凡聖，結卻卓然，解開無剩。萬別千差，頭頭自應，明明一句沒囊藏，坐斷毗盧遊大徑。」卓拄杖，下座。

合鎮眾檀信捻金熏禮千佛懺圜滿，請上堂。師拈香竟，乃云：「街坊檀信道心濃，懺滿功圜福莫窮，千佛光中空罪相，重重瑞色嘯春風。」驀豎拂云：「還識千佛麼？儻能未舉先知，山僧直得下座，安敢無事生事？設或未然，鼓舌搖脣去也。佛者，神通至玅，蔭天人大器；道者，隱顯叵測，育萬物為語。其語盡性命，捨惡趨善、去偽歸真，所以道：『一佛不二，千佛奚別？』如處處水現在在月，無去無來、不生不滅。若人皈敬者，功利無邊，感應符節，如風行空中，霑雨潤群卉，歲豐時和，士民安怗，普天下刑措兵寢，十方界兆斯王國。雖然如是，還有誠爾心、盡爾性、窮物理、極天命底麼？到這裏，若非幹玄機無際、窮實相源底不能趣入。還有趣入者麼？有則出來與伊證據；苟或未然，山僧與汝道破！」揮拂子云：「五色祥麟步天岸；十影神駒立海涯。」下座。

佛誕，興安州君然孟居士請上堂。舉：「釋迦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師云：「世尊只知進前，不能顧後。」拈拄杖卓一下云：「雲門大師來也，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老雲門恁麼道，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你諸人作麼生甄別？若甄別得，放行好？把定好？放行，挂弊顯玅；把定，深密奚宣？更或躊躇，山僧不免為諸人道破！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下座。

結夏，上堂。「人生易老，壽命幾何？生死現前，將何支準？所以道：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裡總忙然。」召眾云：「莫慌！莫慌！了生脫死有甚麼難？只在自己頓然撒手。今日山僧不免擊開關鍵，諸

人於中三月安居，一念不促，誠堪賀喜，狂妄心息、苦惱熱止，獲勝清涼、證寂滅理。雖然如是，箇箇衲僧跳不出，落在綣繢裏。諸禪德！莫比擬，且向西來九十日討箇活路，休將玄玅挂脣齒。」
端午，上堂。舉：「佛眼和尚云：『今日端午，世間人釘桃符、書門闔，使萬邪不窺其戶、百鬼不入其門；世間人又使針燒炙、採藥登山，使萬病不干其體、疫癘不入其身。』大眾！先德恁麼葛藤，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針？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還會麼？你諸人若不來，山僧無可說得；你既上來，不免向你好肉上剜瘡。你還知痛癢麼？知得，可謂如飲醍醐，渴心永寂；其或未然……」乃拈拄杖，喝一喝云：「有甚掩處？雖然如是，於此門中未出見聞，以為戲論。」遂失聲叫云：「阿哪阿哪！你諸人剜卻一塊肉，為甚麼西來長老受痛？豈不見先德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又苦作麼？』即向伊道：『無智人前莫說，打伊頭破腦裂。』」卓拄杖下座。
師誕日，上堂。豎拂召眾云：「於此會得，無生示有生、無身現有身，即知四大、五蘊自受用境界蕩然；過、現、未來三際平等。如是從上佛祖覓得的捷徑路頭，教人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處，壁立千仞。所以道：『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無生之理，佛祖同源，眾生亦爾！如是山僧生不生？既生不生，且道今日作麼生折合？」以拂子作相云：「兩箇五伯文，元來是一貫。」擲拂下座。
西密禪德請上堂。拈拄杖，卓一卓云：「一葉落，普天秋；一塵起，大地收。片雲鼓太虛、群鴈鳴匝地。西風頓冷、野水漸寒，明明顯露、歷歷全彰。」復呈拄杖云：「有眼者總見。」卓一下云：「有耳者悉聞。既見既聞，且道佛法在甚麼處？」擲下云：「築著額頭磕著鼻。」
解夏，上堂。「九夏已過，初秋方新，百期制滿，衲子自恣，箇箇頂門眼開、人人隨處見成。便恁麼承當得去，不妨一杖清風、一瓢明月，橫行天外，闊步大方；苟或眼目未清、路頭未熟，不免明眼相逢難為透脫。直饒通方達者，眼光爍破四天下，猶在半途。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前。」
中秋，上堂。「水中捉月，正好修行；朱砂畫月，正好供養。移舟趁月，南泉拂袖便行；掉棒打月，仰山與長沙一蹋。直饒這幾箇老凍濃一時遊玩，各露風光，檢點將來，盡是猢猻伎倆賣弄光影，殊不知吹糠著米翻成特地？雖然，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今日被山僧把條斷貫，孃生鼻孔一齊穿卻，擲向他方世界，碧霄及爾翳絕，陳年珮玦廓清。而今揭露一輪新鮮光彩，輝天鑑地、耀古騰今，直得桂魄增輝、驪珠添耀。」遂豎拂子云：「大眾看看！照境俱不立，誰

分上下池？昔年鷲嶺，徒勞話會；當日曹溪，枉用指陳。千差萬別等恢恢，四聖六凡一晃晃，豈待娥眉若線而後方明？中不容他，彌滿清淨。設或眼目定動，更聽一偈：皎潔蟾蜍無晝夜，十分明耀向人舒，堂堂密密何曾間？一道寒光爍太虛。」結制，小陂湖廣濟寺澂源禪德請上堂。僧問：「昨夜霜風皎更清，今朝杲日照分明，獅威遠布狐蹤絕，臨濟宗風耀古今。濟上宗乘即不問，弘開爐鞴事如何？」師云：「烈燄堆頭透體涼。」進云：「恁麼水到瀟湘異樣清，月朗天心絕點塵。」師云：「蒼蒼庭柏鬱霜凌。」問：「拈起橫遍十方；放下了沒蹤跡，秖如不拈不放一著落在甚麼處？」師良久云：「會麼？」進云：「不會。」師云：「汝道不會是會了不會？是果然不會？」進云：「不會不會！」師云：「儱侗禪和。」便打，僧一喝，師復打，乃云：「十方同聚會，三月一結制，爐鞴大鉗錘，佛祖急迴避。將長年念死話頭、無繩自縛底禪和，妄生測度、認賊為子底衲僧，驅來炖炖烈燄中，煆得伊箇箇皮穿骨露，然後蘇醒轉來，即猛省得從前一片方圜田地，不妨道盡大地無寸土。到恁麼時節，脫體轉身空裏步，方知法法是通衢。于時，若有箇作家漢子出來云：『和尚既為臨濟兒孫，必明臨濟堂奧大機大用；既明堂奧大機大用，因甚麼今朝結制只說門庭邊事？』山僧要問伊：『向甚麼處見臨濟堂奧門限？』脫或未知，更為重說偈言：三載西來唱祖機；一條拄杖振全威，狸奴白牯腦俱裂，衲子通身喫得歸。」遂下座，旋棒打散大眾，歸方丈。

臘八，上堂。「祖師門下更無等者，世出世間了無別法，若未得拌命一下，不免被萬境惑，妄立凡聖等障。故我釋迦世尊於雪山六載，臘月八日忽睹明星，頓破空劫無明，即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可謂箇箇成佛久矣！奈何今人不踐正徑，多入邪途，被無明瞞昧過了一生。雖然如是，切忌承當。且看釋迦世尊有甚玄玅超人處？後輩謬解，謂佛有成道，檢點將來不無拖泥帶水，正眼觀之都是閒名假字。其後祇舍諸處、四十九年說法度生，既雪嶺睹星，明得大地眾生一時成佛了，又以誰作眾生受度？於此曉了，可名無為道人。雖然，猶恐有超凡入聖出格道理在，未能脫略。諸人將多生氣力併在一處，極力直造到父母未生前故家田地，方稱本懷、方契玄旨。如是，佛恩、君恩、親恩、師恩一時頓報，正與麼時，報無能報亦無所報者。山僧恁麼告報，未免明眼者哂，今日不避檢責，只要諸人自信得及。」良久云：「佛法無你會處。」喝一喝，下座。

戊戌冬，方伯聚五王護法同眾檀越於小陂湖廣濟寺豎佛殿上梁，請上堂。僧問：「古德道：『卓錐地也無。』和尚今日向甚麼處說法？」師云：「斬新豎方外乾坤，縱橫挂域中日月。」進云：「野

老已知堯舜力，好把瑤琴徹底彈。」師云：「誰是知音者？」進云：「東風吹閬外，庭際報新梅。」師云：「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僧噓一聲作禮，師云：「雪上加霜。」乃卓拄杖云：「擊大法鼓、吹大法嬴、登大法壇、演大法義。廣濟乃智者大師舊隱，今日山僧暫借陞陟，良以深愧志素非才，明眼人前，提持祖令，此法印不從人得。若正令提綱，佛祖蹤泯，放過一著，聖凡交集。所以道：『斯事不可有心求、不可無心得、不可語言造、不可寂默通。』蕩蕩目前，森羅頓現；昭昭日用，彼此無分。非文字相，絕見聞緣，直下截斷眾流，不留眹跡。是日人天集會，法以遇時，略建化門中，普示大眾！」顧左右云：「諸公見麼？若恁麼承當，能入一乘閫域、蹈向上玄關，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毛端現寶王剎。茲者澂源禪德於此統理大檀越，揮金鼎新大寶殿，一木支大廈之室、一柱回千江之流，於時只要紳衿眾善，莫忘靈山記莂、永作佛法金湯，正眼圜明，重光祖印。諸公還見此間公輸子麼？」以拂子招眾云：「起！」遂上梁。

臘八，上堂。「十方普照，坐斷乾坤，大地絕塵，誰人舉目？昔日釋迦聖主，正覺山中折本。睹明星、開正眼，也是徐六擔版。若真正道流，豈捨長從短？西來門下還有具眼衲僧麼？」驀豎拂子云：「我法玅難量，非思議分別能解，若擬分別卜 度，即落眾生境界。只如不思量分別，又是箇甚麼？」良久，擲拂子，下座。

立春，上堂。僧問：「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華，春魁獨占即不問，牛過窗櫺事如何？」師云：「五九盡時春體露，千林亂吐象先華。」進云：「一身頭角都過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師展手云：「只為在山僧手裏。」僧一喝，師便打，僧作禮歸位。問：「死了燒了，風吹灰散，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十方世界覓無蹤。」僧禮拜，師打云：「元來在者裏。」乃云：「正逢五九今朝盡，溢目風光鼓劫外，寒谷春回、嶺梅爭豁，所以時節到來，因緣合會，那堪意下摶量，不用心中模楷？隄楊金眼醒，野水鴨綠滅，光彩廓清兩曜明，春風影裏乾坤大。」卓拄杖，下座。

小參

師受宗旨，歸院小參。拈起源流示眾云：「會麼？曹溪旨、臨濟宗、黃龍法總在裏許，且道以何憑據？」乃展兩手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眾作禮，師歸方丈。

小參。舉拂云：「大眾看看！諸法蕩然，奚拘奚絆？汝於是中自生易難。心源大統，彌亙十方，上上機人自然曉了。不見南泉和尚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無不是，只欠個丈夫志

氣，致織妄枉受疲苦。』汝欲得易會麼？從曠大劫來，無伊呈伎倆處、無伊擬解會處，無箇聖人凡夫出現汝前、無句善言惡語到汝分上。何以故？覓善善無形、覓惡惡非相，既本無我，喚甚麼為善為惡？立那箇乃聖乃凡？諸公信得及麼？還保任得麼？有甚麼迴避處？恰如日中避影，還避得麼？還隱諱得麼？今之古之，今古同時，佛法玄旨唯契證知，勿兢小緣礙於大事，汝不見教中道：『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吾今為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敢問諸人：如何是不虛的事？還會麼？各歸衣缽下看！」

小參。「大凡參學人，須具自家眼、識得自己心，心眼明了、腳跟點地，將心相示，方可諦當。若認奴作郎，把揚眉瞬目、一語一默印與人為心要者，此實未了。吾今與諸人分曉說出，各各聽受，但除一切妄想現量、思惟舉止即真汝心，此心與靜慮塵境、攀緣計度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假修證。何以故？應用隨照，覓用處了不可得，乃是本心，善自護持。」

結制，小參。「開第二門，三月結制，於此高挂缽囊、放下袱子，都教洞明劫外風光、徹見本來面目。山僧與麼道，正是陷人阬塹，埋沒仁者。何故？不見道：『覿面分付，尚涉廉纖；直下承當，猶存情識？』所以道：『道人行處，如火消冰，箭既離絃，無反回勢。』那有許多之遶？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尤是轉句，不見一色始為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若欲做個透頂透底、脫灑的漢子，雖是恁麼一回，可以往復三界、獨步十方。」驀拈拄杖云：「便如西來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若也恁麼峭峭巍巍、活活卓卓，運用通身手眼，不落見聞知覺，包括天地、籠絡古今，舉必全真，縱橫歷落，撒手懸崖，便是到家消息。直是西來要問伊：如何是到家消息？脫或未委，更副一頌：東西南北沒邊疆，遍覆三千舌廣長，轉地回天聲落落，騰今耀古歷蒼蒼。兩輪日月通霄漢，八極風雲透座涼，過得祖師關鍵客，不妨於此徜徉彰。」

至節小參。「群陰剝盡，大心無依；一氣潛回，大化無跡。洞山掇退果桌，大巧無作；魯公臺上書雲，大任無力。慈明揭牓僧堂，萬法全彰；漢女宮中測日，一毫不露。今日秀上座將世法、佛法打成一片，喚眾生作諸佛，體亦何殊；喚諸佛作眾生，理未曾失。冷地裏忽有個漢出來道：『眾生自眾生、諸佛自諸佛，何得混濫聖凡，令他釋迦、彌勒受屈？』只向他道：『你等諸人，無始妄流轉，莫不由此執，定性凡夫聖所呵，千手大悲推不出。』然領會在人不在法。何也？法無必固，須是恁麼人便說恁麼話。祇如古德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頂[寧*頁]一機，萬靈罔測。』意作麼生？諸人還自擔荷得麼？若未擔荷，山僧更為傍通一線。」以拂子空中劃

一劃云：「汝諸人還見空中寫兩行梵字麼？若見，何名虛空；若不見，當面蹉過。所以道：『一動一靜，未曾有纖毫異相，更無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諸仁！這裏見得便見得。昔日五祖演和尚示眾云：『將四大海水為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中寫得「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座大展具，禮拜為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有麼？有麼？』便下座。還知演祖落處麼？若知，即知西來落處；亦知萬木凋殘處，常住不遷義；亦知諸佛寂滅性，都在眾生心行中。祇如眾生心行中，心心煩惱、念念無明，作麼生識得諸佛寂滅性？祇如暑往寒來、陰退陽生，又作麼生明得常住不遷義？果於其中明辯得分曉，說甚麼動靜去來，豈妨湛寂？」拈拂子擊禪床，乃擲下云：「便如秀上座拂子相似，拈不自拈，依義而拈；擊不自擊，依義而擊；擲不自擲，依義而擲。諦觀此義，峭巍巍、活卓卓，橫亙十方、豎窮三際，拈時非拈、擊時非擊、擲時非擲。如是了知，洞然無礙。報知音，瞥不瞥？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回，晷運推遷日線長。且道佛法長多少？」良久云：「九九八十一。」喝一喝！

除夕，小參。「即今臘月三十晚，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鑽龜打瓦；若是棒頭取證、喝下承當者，千里萬里。若論斯事，直下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那涉舊歲新年，吐新納故？直得萬機休罷、一念融會，說甚麼此際正在舊歲欲去未去之時、新年欲來未來之候？說甚麼世間富貴貧窮戶戶不同？說甚麼憂愁喜樂家家各別？然雖如是，若是道業荒蕪未透祖關者，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時光易邁，歲月虛消，入息雖存、出息不保，今夜直須剔起眉毛仔細看，不可作尋常放過。而今緇素濟濟，面面相覷，且道祇圖箇甚麼？」良久，呵呵大笑云：「兄弟們若尚留觀聽，山僧未免相席打之遶。西來者裏，聚千聖於同堂，不受纖塵；會十方於一室，那隔寸步？超佛祖於一時，至簡至易；鎔今古於一刻，最玅最神。雖然，隨家豐儉，不可將無作有，也要應箇時節。」拈拄杖云：「諸兄弟！若信得去，不妨省力，可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赤灑灑全露、淨裸裸無遺，可以使十二時。不特使十二時，亦乃逆推甲子，便能反年頭、作歲尾，當日午、打三更，延一念為三祇不長，促三祇為一念不短。到此田地，莫道閻羅大王那裏算飯錢，縱饒釋迦聖主，何處摸巴鼻？還會麼？謬加穿鑿傍觀笑，收起葛藤任貶剝。」拽拄杖，歸方丈。

立宗上人領江右周祥卿、彭秀卿、嚴文盛三善士請小參。僧問：「龐居士一家悟道，悟箇甚麼？」師便打，僧擬進語，師以杖擱退。問：「法王座上饒紅舌，拽動諸人鼻孔徹，獅子吼，獸腦裂，各各具眼看，親切聲未絕。」師云：「且道節目即今落在甚麼

處？」進云：「謝師指示。」師打云：「喫棒有分。」問：「三世諸佛從此出，歷代祖師從此入，未審出入事如何？」師云：「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有僧出，師不顧，乃云：「萬法歸一，不撥一塵；一歸何處，不立一境。秤錘上拶出汁，枯骨裏敲出髓，無些子藉，慣賣弄觜。臨濟用金剛王，望影猶難；德山遣木上座，追蹤莫及。所以道：『黃面漢四十九年有手，只好拿空；白拈賊千七百箇有口，惟堪挂壁。』只為大地眾生太不惺惺，所以舌頭瀾翻，平地波起，手裏指東畫西、口中說黃道青，一著全提，纖毫不露。趙州柏樹子無根，虛空有骨；雲門乾屎橛臭氣，潑天難聞。狗子無佛性，一點心如黑漆；父母未生前面目，夜夜天上星亂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眼睛難見耳難聽；麻三斤，提頭拽不起，放下卒難收。金剛圈，至小難跳，一跳跳過；栗棘蓬，有刺難吞，一吞吞下。鐵缽盛貓飯，一頓忘累饑。西來村叟昔曾效顰，也作這般伎倆，不是等閒誑嚇，平生所參得底，直要涅槃堂裏用。且道作麼生是這般伎倆？咦！恁麼一回，方知道世間死不得的活人以活法死之；世間活不得底死漢以死法活之。吾不欺也。」遂擊拂子云：「還會麼？」良久云：「知音者少這些子，要在直下承當，負之而趨，千聖羅籠不住、十方呼喚不回，有恁麼衲僧纔可到此烹佛煉祖之場、紅爐大冶之內，一一與你拔楔抽釘、解黏去縛，做箇脫灑丈夫；其或未透脫，一路從上披枷帶鎖、擎頭戴角，老古錐折本消息，九旬日內使現前眾兄弟打辦精神，不可左商右量、東覷西覷，擔閣時光。應是從前學解，凡聖疑情一時掃卻，向一念未起之先猛然省得，渾身擔荷，豈不慶快平生？若是半疑半信、取捨未忘，究竟奈何伊不得；縱有一箇半箇相似做得去，翻去依他樣子簸弄識塵，不肯全身信入。今日眾居士捨金遠詣當山設齋，山僧因齋慶讚多方委示，便是沒羞恥，有甚落魄。雖然，也與作軌格。參！」

重陽，小參。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遍界露形容，昂藏絕眹跡。」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寂歷無蓋藏，直教眼睛枯。」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行不出戶、坐不當堂。」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驪珠閃爍，光射衣裓。」進云：「謝師答話！」師云：「無毛鐵鷂過新羅。」乃云：「纔過中秋，又逢重陽，炎涼倏改，時節不饒。心不是佛，風生大野；智不是道，菊綻庭前。華曾無媚人之心，風豈有振人之意？夫出家兒具大知見，心不附物，所以道：『真實明達，能與諸佛同徹，寂照忘知，虛含萬象。』如今無一處不是汝、無一處不分明、無一處不露現，若非到者箇田地，爭免諸般滲漏？何所謂心違境逆、情暢物舒？若有箇兄弟向者裏揭開夢眼、獨露當前，便見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

沒可把，逍逍遙遙、騰騰運運，也只成得箇了事道人。若到衲僧門下，千聖立下風，誰敢出頭道？且道衲僧據箇甚麼道理便乃如是？」良久，喝一喝云：「千手拽不住。」

為武昌太守劉公護法筠菴居士對靈小參。拈香云：「以此玅香特薦尊靈，現宰官身、勤勞王事，學博才優、沛德施仁。金湯法苑，濟宗鳳麟，滿衙芝蘭，孕秀靄著，聲名唱傳，唯公以之。萬民仰戴，正宜榮耀百年富貴，何期終不惑四齡。蹋翻生死路、端坐涅槃城，覺功名幻、識富貴空。千倉萬頃，世上資糧，積玉堆金，兒孫活計。幸佛慈悲，垂手接引，極樂淨邦瞻彌陀玅相，率陀內院參慈氏真容，三千銀世界任意逍遙，十二玉樓臺隨心自在。雖然如是，此由化門，未是到家。且作麼生道到家句？佛國天堂休措足，腳跟一步即真宗。」安陸府城太音庵印文耆宿集各剎耆德，結普同塔社，弟子慈筏、繼燄、月幢、穎石、月修同眾禪德，恭送得戒本師一真法主靈骨到普門寺入塔，請對龕小參。「佛教未易墜，五十二春秋以來，作教中龍爪、劃五天雲影；為法中義虎，吞三藏雄文。垂手入廛，接物利生，開講肆、弘毘尼，孰不稱奇歎美？非唯今少，於古亦稀，可謂千秋傑士、一代法主也。佛教失所望，五十二春秋而云歸。來耶、去耶？果離合，非智眼而莫睹；祖意、教意，果同異，獨神心而了知。當時恁麼來，未曾來；如今恁麼去，未曾去。公於真常不動之際，而又安得有生乎？死乎？然則如是，公必以我說為然也。且道一公本來面目在何處？還委悉麼？直是世界生佛未形未具已前，眉目十分顯露。還有人於此識得去，堪與大師把手同行，不於意地中度量；設或未然，山僧不免將錯就錯，隨例顛倒。」遂以杖指龕云：「若道這箇是，則有兩箇了也；若道這箇不是，則又蹉過了也。畢竟如何？不蹉過，沒兩箇，面目本來無向背，明明遍界不曾藏。」

薦忠宇葉居士，法名照意，對靈小參。「世間最苦唯生死，是箇縵天底網子，盡大地裏賢愚人，被伊籠罩莫可逃，獨有大丈夫漢，直下翻身透脫。忠宇葉公生緣本地，自幼好善，長素念佛。山僧往歲乙未據淨土丈室，公捐檀財，仍誘眾姓建百二十日禪期，弘揚大法、傳授毗尼，公遂爾圓具。丁酉歲，山僧遷豐鎮西來祖剎，公不惜身命，出己財，傾心護持十有五載。山門不幸，歿此股肱，眷戀相關，不勝涕泗。今則報緣謝盡，長揖人間，然既告寂，夫復何云？雖然，還明得金剛正體麼？汝等諸人向甚麼處相見？若也見得，塵塵爾、剎剎爾，突出無位真人、發明現成面目，直得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中不見聖人、凡夫、萬象森羅，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外不見色、聲、香、味、觸、法，說甚洞達承當？設使三世諸佛、歷代列祖，各各箇裏不資一毫。所以道：『正

體獨露，萬象無所覆。』敢問諸人，忠宇葉公即今在甚麼處？還委悉麼？正體無生無住處，如如處處是全身。」以拄杖卓一卓！
薦葉門善女余氏，法名常照，對靈小參。師舉拂云：「此一機，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游四生不能絞、歷生死不能礙，風雨不能隤、水火不能壞，佛祖覷之無路、鬼神度之難猜，淨裸裸、赤灑灑，寸絲不挂。所以道：『目前無法，森羅萬象眼中塵；脫體無依，無影樹頭消息斷。截斷聖凡情解、剿除惡見稠林，世出世頭無向背，人間天上絕羅籠。』如斯見得，覓聖凡亦不可得、迷悟亦不可得、生死亦不可得、去來亦不可得。既是去來、生死、迷悟、聖凡了不可得者，所在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示一毫端現大千沙界，攦大千沙界于一毫端。大中現小、小中現大，翻濁處為淨域，易短壽作長年。生死為游戲、三界作旅亭，從來徹古今，一一非分外。今日山僧于靈柩前……」復舉拂云：「無非舉揚此一機，追悼余氏老孺人，直下諦明此一機，以見昔日生本非生，全體恁麼來；今日死本非死，全體恁麼去。且道伊歸何處？夢斷人間幻化機，神游天上真常地。」

示眾

示眾。「今朝七月一，北斗面南看，大智得大用、大人具大見。高高無上深無際，文彩已彰錦簇攢。」揮拂云：「大眾看看鄭？」復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師云：「兩箇漢間出，並列提持。一人高提祖印，獨耀寰中；一人大啟洪爐，烹凡煆聖。各出隻手，發明臨濟正法眼藏。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殊不知臨濟一宗掃土而盡。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具眼者辯取。還委悉麼？」攦拂子云：「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讎。」
因雪示眾。「長空酣戰玉龍陣，潑地潑天呈似人，一色渾然銀世界，箇中何處不超倫？」
示眾。「佛祖出興於世，無法與人，只要一切眾生自見本性。本性自見，則知一切法即自心性，成就法身不由他得。所以從上佛祖不令人泥著文字，只求休歇者何？祇教伊明自心、見自性，至於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已探頭太過，何更立言語？且如諸公坐立儼然，歷歷聽法，無形段底一著子還薦得麼？若也薦得，與佛祖把手共行；如或未薦，自是渠儂甘為下劣。今既至寶山，不可空手而還。還委悉麼？須是獲寶者，便好向伊道：『禍不單行、福不重受。』」

楊紫雲、甯開之率眾善士請示眾。「此箇色身，四大假攢，聊憑一氣，呼吸無賴。二六時中，妄逐聲色、強安名姓，不思年華長短、旦夕安危，命若殘燈，期約不定，從昔至今，生死海中頭出頭沒，甘受淪溺，不求出離。是故至聖悲心不已出現於世，罔倦長舌譬喻言辭，種種方便說法開示，辭宏如海涌波騰、理貫似珠回玉轉，欲令眾生悟佛知見，豈徒然哉？惡業沉迷者難遭，善根深厚的易值。今日眾居士知身是幻，奉戒持齋，從教攝心有進、禮念無虧。攝心有進功成就，禮念無虧德漸優。功就德優、水澂珠現，此際慎勿作容易，宜生難遇想。山僧斯說未圜，更為葛藤一上。真如界內本絕凡聖之蹤，平等場中原無迷悟之跡，更討甚麼地水火風、六根六塵、色聲味觸、生死去來？都盧是箇真實正體，了無異相，箇裏還有人當處解脫，直捷承當底麼？若承當得，迥絕知見，更無覆藏。如今活鱍鱍、淨裸裸、孤迥迥、峭巍巍，廉纖不涉，一切截斷。當恁麼時，裂轉上頭關捩子，眼聲耳色不思議；設或躊躇，抖擻精神期早悟，莫教辜負兩莖眉。」

普說

普說。舉：「古德云：『衲僧是通變道人，若遇鑊湯鑪炭諸般厄難，又如何免得？若是免不得，何名通變道人？作麼生是透脫諸般厄難底句？』」師云：「諸禪德！鑊湯無冷處，眾苦不能到，措意者則差。若人鑑辯透脫得，許伊出得陰界。莫有透脫者，試對眾道看！山僧為你證據，抑且不辜負古人。若透不得，決欲臘月三十日，四大分散時，要得這著有下落，無有是處。到此，諸人自不本分，以有所得心求無所得法，與麼又爭得？云何是有所得心？靈利聰明、心思意想、度量計較底是；云何是無所得心？度量計較不到、心思意想不及、靈利聰明無處安著底是！箇裏皎然如白日青天，不動不變、無增無減，當人應緣日用處，物物頭頭明顯，取之捨之蕩蕩無礙，如水上葫蘆拘他不得。豈不見釋迦世尊在法華會上盡力只道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是釋迦老子開方便、顯實相之包括也。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昔雪峰存禪師亦為此事不明，三登投子、九到洞山，尚機緣不契。後參德山鑒禪師，造室中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後又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拈拄杖打云：『道甚麼？』雪峰於時撞破漆桶。諸禪德！以此諦觀，計較心思，靈利聰明，此箇門中一點也用不著。所以云：『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擬思躊躇，便落意識。者裏唯證者方知；若未證者，直須證取，方名真

正出家兒。若心不正，心外取證，是名出家外道，不堪為種草。永嘉大師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此心意識。』是故心意識乃障道業，亦使人七顛八倒，儘在外邊走，為諸不善。讀則還源達本，不逐其末，但得本，其末自至。眾禪德！既有窮究此道之心，誠欲立堅固志，挺身勇猛直前，不至大休、大歇、大解脫處誓不退墮。驀然向心思意解計較不及處，見徹父母未生面孔，即是伊脫生死放身命處也。久立，珍重！」

秀野林禪師語錄卷一(終)

(皈依弟子　　皈依女弟子

嚴貴鳳　　安門甯實恆

敖子華　　張門鄭實勝

楊實茂　　李門張實曉

安實泰　　尼弟子實相

助緣耆德　　實真

穎　石　　實能

法弟子

最　正

最　悟

戒弟子

海　月)

同捐貲敬刻

秀野和尚語錄卷第一，用廣流通，

伏願人人豁開正法眼，各各悟證無生地者。

康熙二十三年中秋日謹識。　(檇李吳知先敬書。禾郡曹文雄繡梓。)

秀野林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最正等編

法語

答武昌太守筠菴劉護法

大居士智種夙深，願門今大，現宰官身，樞機密任，當不啻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為授記也。因緣時至，此事驀地相應，今德民化物之際，不落思議，斯無作玅，庸莫可比？況古謂千聖不傳、參尋不到、聰慧非及，亦是山野數十年前分疏不下處。此面目絕無形容，那有朝聞夕死之說？閤下既錯愛，故不避斧鉞，忉怛葛藤如許。

荅護法天與蔣居士(公求出塵未允)

師舉古李都尉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荅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觀公如是語話，非辭親割愛、剃髮染衣而明出世之機，謂古來如龐襄翁、楊文公皆於塵勞富貴之中而不被富貴塵勞之所籠罩，親見自己本命元辰，豈不直截痛快乎？居士天資粹美，夙承弘願，作塵勞中主，不為世網所羈，棄宦向道，解徹金繩，慷慨行禪，唯期實證，此正所謂出格漢子，大丈夫所為耳！果向者裏薦得，直教功滿三祇，位超諸聖；設或尚留觀聽，慎勿外求，此貧道喫緊向居士道。真真欲了生死，必須看箇無字話頭，時時參究、刻刻提撕。者無字，古德目為金剛寶劍、又謂斷命刀子、又謂不是有無之無、亦非真無之無，參時唯不以聰利之資自作窠臼，莫於語言道理、虛妄情識、一切經書文字、古人差別機緣上穿鑿支持，殊不知只這穿鑿支持底念頭正是生死根株，若不斬斷生死根株，必不能倒斷；既不倒斷，何所圖哉？待倒斷時，乞示一倒斷消息來，山野再進言耳！祈自珍重。

示夢齋潘居士

先聖只為這件事，涉水登山參訪知識，十年二十年未得餘習淨盡，逐日挨拶，只待噴地折、嚗地斷，生死利害纔奈何我不得。近來求箇鐵石心腸漢子，撩起便行，竟不可得。縱有，無過聰明領略，認

得箇光影，及乎問著本分事，不是說些義理，便玩出許多機關。古德云：「不透此關，難出生死。」公向此門中著腳，實實為生死出於至誠，非泛泛者可比也。方今之時，不為功名所羈、祿位所絆，知進退者能有幾人？唯公抽身出金門、撒手玉堂外，可謂名遂身退，古之大賢明哲亦不過如是也。山野固知慕道心切，設以本分事相告，本分事者，即當人本命元辰之落處也。欲明此事，謹勿外求，只將一箇如何是我本來面目話頭，孜孜屹屹，頓在目前，不可須臾放過。若落意解，不惟不發正悟，未免於話頭上強生節目。前不云乎：「噴地折、嚗地斷，生死利害纔奈何我不得。」公平生全力在於性命，命根不斷，是非鋒起，豈不聞乎我此昭昭靈靈乃自生，後入此殼漏子，被現前種種業力驅使。如今六道四生莫不依此為憑仗，以當主人公，世間奇文玅辯，乃是依他發出的支節。且道他是何面孔？此時如不諦當分曉，而無始習氣未得勦絕，於一切應緣處則不相應矣！學道人真如大火聚，一切大小名相俱不依倚，直教空蕩蕩，驀忽衝開頂[寧*頁]隻眼，照破五蘊山頭，纔覺一生所習都成剩事。當此時節，佛眼覷不見，便恁麼承當得，真出窟獅子也。

示泰徵汪文學

今昔士人博覽群書以資識性，而返記持古人言句納於胸中，當作事業、資談柄為極則，蓋以不知聖人闡教之意。吾佛有云：「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然聰明靈利人，易入而難保任，入處不深而力單弱。古德所謂靈利聰明人，纔聞善知識說著箇事，便眼目定動，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似此非他咎，自作障礙，永無有悟底時節。既學此道，十二時中當淨意根下曠劫已來客塵煩惱、虛偽習染，單單提箇無義味話頭，如昔有僧問雲門和尚：「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蘊在胸中，遇物應緣處不得令絲毫走作、不容意地下卜 度思量、不要別求解會。者裏若無決定志，半疑半信，則無脫落日，即沒交涉。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煙切莫休，直待金星現，燒然始到頭。」既到頭，斯無作玅用之心，所向自蔑滯礙矣！昨因居士得得來室中，欲明此箇大事，山僧不覺忉怛如許葛藤。然雖如是，此言發光明種子之助也，請思之。

古越梅仙沈居士請法語、求法名，遂名之曰實滿，號之曰圜照。乃云：「自家一片靈明玅心，覿體如大日輪，常自圜滿，昇於虛空，遍照十方，更無障礙。」嗟乎！眾生各各莫能正照，祇為迷雲彌固。何謂迷雲？種種分別妄想、貪嗔癡愛底是！若能深自悟入，迷雲自消，麗天廓爾，無所不照。所以瞿曇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

所得，若有所得，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實無所得，是名阿耨菩提，即靈明玅心、即第一義。在諸佛位中不增、處眾生分上不減，無古無今、無人無我。且今時緇素例皆著一切聲色為窠臼，何不心同虛空？若同虛空，有少分相應，縱橫無礙，蕩然清淨；若只迷頭認影，將箇見聞覺知為自己受用，昭昭靈靈，七顛八倒，奚有解脫之期，得契玅心之體？果能自不生情，舉必全真，喚甚麼作境？洞然無間矣！如是則玅心與見聞覺知會同，見聞覺知與玅心交徹。居迷則玅心是見聞覺知，惟悟則見聞覺知是玅心。迷悟俱遣、得失雙融，玅不立而玅存，心不形而心合矣！復偈贈曰：「卓爾圜常心妙靈，風流不減悟明星，名高寂寞存僧史，勝會逍遙入祖庭。」

陸安州參府李門徐氏夫人請法語。「心外別無佛法可求，一切佛法是自心具足。人人本具，何分僧俗；箇箇圜成，奚論男女？任他五目不能睹其形；四辯莫能談其狀，且道端的在甚麼處？」良久，以筆書○相云：「居士於此薦得則契，自心至體無可見、無可聞、無可知、無可覺，乃至無可獲棄，凡有所為悉是虛妄顛倒。既不可以見聞知覺，則現前何以趣入？而驗之箇事甚非小緣，然如是廣大真實法性，只在己躬腳跟下，且不曾移易毫髮許。蓋其迷昧隨妄流轉，由是拽之不回、輓之不住，其間肯於不回不住處瞥然遠離，一切見聞知覺能離、所離一齊罄靜，當念休歇，而靈覺心體依然露現於見聞知覺之間，故從上古德默契而神會，自然眾緣無罣矣！所以道：『不用纖毫修學心，一顆圜明光皎潔。』如擬別求，劍去久矣！」復舉：「昔者鄭十三孃、保福與甘長老相看，纔坐定，福便問：『承聞十三孃參見溈山是否？』曰：『是！』福曰：『溈山遷化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床而立，甘曰：『閒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曰：『不鼓這兩片皮又堪作甚麼？』鄭曰：『合取狗口。』鄭十三孃年十二歲時，隨師姑到大溈，纔禮拜起，溈便問：『這箇師姑甚麼處住？』姑云：『南臺江邊住。』溈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甚處住？』十三孃放身近前，又手立，溈再問，孃云：『早箇呈似和尚了也。』溈云：『去！』孃纔下到法堂，師姑云：『十三孃尋常道：「我會禪。」口似利劍；今日被大師問著，總無語。』孃云：『苦哉！苦哉！作這箇眼目，也道我行腳，脫取衲衣來，與十三孃著。』孃後又舉似羅山：『祇如十三孃參見溈山恁麼祇對，還得平穩也無？』羅云：『不得無過。』孃云：『過在甚麼處？』羅叱之，孃云：『錦上添花。』比一投機緣一並錄上，令見賢思齊，以知遠代有此女中知識，與佛祖同一鼻孔出氣。居士雖則未至他古人田地，要且亦不欠少，雖在內閤深閨，時時善心發現、刻刻向道真誠，而篤信宗門志尤高尚矣！只如山僧恁麼說話，則與自心相應否？設或懷疑

自心未曾悟明，只消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頭置之於懷，日用默默自參，參時總不要作修行想；亦不可作一切想，纔作是想，便被籠絡。了無纖毫憎愛之習滯於膺中，直以所參話頭久之純熟，一旦忽然洞明，此時情境空、能所泯，則見自心全體獨露，隨處自在，極樂國土無越此也。茲因居士徵余言而為警，更請法名為一派，遂書數語并實慧之贈，他日親到古人立地處把臂同行，果不負余言，則慧性通解矣！」而說偈曰：「語默昭然不覆藏，頭頭顯露獨堂皇，經行坐臥無差別，總是心王大道場。」

示智覃首座

超卓穎悟之士，矻矻意於此道，要以宗正眼照破義路、透出心性，不拘限量，徑截大解脫、大休歇場。此段乃諸佛歷祖所證金剛正體，直指玅心，此詎存知解、墮機括、單見淺聞者所可測度？是故古之大達之士不圖淺近，志欲直徹綿密穩當，等閒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直趣向上大解脫、大休大歇之場，若有一毫聖解不盡，即是我見未忘。故吾佛於雪山六年，支離皆沒交涉，忽睹明星露出面皮，久默斯要，三百餘會初不明破，但隨機引接，俟時節到來下梢結角，於鷲嶺拈華會中，百萬英傑，唯飲光頭陀一鉤便上，謂之教外別傳之旨，若諳形容更無類者，即空劫前已漏逗了也。是故從上覷破漢，不免漏泄分付，將錯就錯。西來大意喧示四海、流通遍界，自此遞立門戶五家七宗。雖然如是，從來大達之士不喫此等茶飯，且如何諦當？須知六合外，別有好商量。所以道，密授此印是第二重公案，至於本色衲子未舉先知、未言先契，尚少知落著，如與迦文老人、金色道者、碧眼老鬍共一坐具，地方垂手，殺人活人始無窠臼，然後不虛印可也。還委悉麼？不見尊宿云：「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示梁山鑑西堂

承當斯事必英傑漢，道業內克，才器宏遠，活卓卓地使千聖摸索不著。所以云：「紹隆佛種，非為小事。」諦審先宗是何標格？唯過量大解脫人，始善弘荷保祕。從上師資相聚，切磋琢磨，集學植德，勵行修身，十年二十年鏟去枝葉，直見根蒂。得意之後，埋光鏟彩，造次不凡。或山居、或行化，一味信緣，不生諸見。有大志，貴守節，絕事人情，不巡細檢。平生無矯飾，不為事物所遷，足以道德節義教化叢林，拳拳奉行，垂範後世，所以先聖之遺規，至今由未泯矣！是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既作其兒孫，具金剛

正眼，流通大法，務報佛恩。雖然，切忌希名苟利，乃宜追復古風，茲吾之深祝也。

示立宗、彌宗、法海三禪者

時承遠涉，不棄荒剎，知公道念愈堅，菩提心切，尋求師友，實為生死。壞衲清苦誰人肯作？今既除髡，滿昔所願，若非大力量漢，誠難至此冷淡門庭。今日山僧不免叮嚀一番，日用間當違其現業、除其助因，不倚聰明，將岐路為究竟，莫向聰慧氣魄上著力，只要退步知非，乃悟與未悟所共遊徑。己事不明切莫便休，我此門中無你分曉處，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何謂凡情？遇逆即怒、遇順則喜，憎之則離、愛之即著，是則稱譽、非則謗毀，及取捨善惡、分別種種者是！果到聖凡情盡、迷悟識消，又何惜餘光也耶？若未徹窮底根，終非到家時節，惟自珍重！

拈頌

舉：「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拈云：「世尊纔生，能手舞足蹈，稱尊天上人間，須則氣宇如王，爭奈瞻前不能顧後？雲門須有殺人刀而無活人劍。若據山僧，直是好笑。且道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脫體堂堂出夥門，指天指地自稱尊，當時莫怪韶陽老，只為垜生招箭痕。

舉：「僧問九峰虔云：『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人是否？」』師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和尚為甚麼卻喚作傳語人？』師曰：『祇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師拈云：「九峰善能利刃上舐蜜，不覺舌頭血滴；者僧慣會蠱毒中嘗水，未得衣錦還鄉。當時我若在會，見他師僧與麼道，各與三十拄杖，不惟師僧伎倆全消，亦免後人傳言送語。」

淨圜玅體絕埃塵，佛祖猶然總未親，一貫初無來與去，瞿曇甘做不良人。

舉：「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師拈云：

「瞿曇輕金輪位，隈藏草座，雖則因禍致福，也是金彈換泥丸。何也？瞿曇只看絲綸上，不見蘋白對蓼紅。」

黃面瞿曇見未圜，分明打失一雙眼，白雲繚繞雪山在，不免被人道擔板。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眾纔集定。」師拈云：「一例受欺謾。」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拈云：「草裏漢！」世尊便下座。拈云：「雪上加霜。雖則覿面提撕，也是一場敗闕。」

百萬人天兢大雄，風行雲集已其中，翻身獅子絕蹤跡，何必文殊椎下通？

舉：「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入城持缽。』難應諾，曰：『汝既持缽，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難應諾，佛曰：『持缽去。』」師拈云：「世尊在阿難圈繢裏，還有人出得麼？要見七佛儀式，天地懸隔。」

從前佛式沒邊表，各各男兒不欠少，未解懸崖雙手拋，無非到此打之遶。

舉：「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採，無不是藥，卻來白云：『無不是者。』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殊，殊接得，示眾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師拈云：「文殊、善財莖艸上定綱宗，掌握中全殺活，須則用處天然，也是重添眼裏華。西來要與二老把手共行。」遂拈拄杖云：「若道得，一任褒貶；如道不得，藥病相治。」

善財拈與文殊用，殺活手中任奪縱，歷劫明明絕覆藏，怜兒不覺重賣弄。

舉：「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以青蓮目普示大眾，百萬聖賢悉皆罔措，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玅心、實相無相、微玅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絕。』」師拈云：「黃面漢，四十九年葛藤不了，臨末梢頭落節。白眉翁，可怜有理不解自伸，換卻一隻眼。百萬聖賢，略較些子。」

世尊拈起華來示，漏泄幽香遞噴鼻，百萬聖賢眼豁開，飲光微笑欠瞥地。

舉：「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師拈云：「迦葉以強凌弱則且置，如何道得一句語，免他道倒卻門前剎竿著？」良久云：「縱然不坐空王殿，爭奈千峰夜色寒？」

翡翠麒麟羽角奇，兄呼弟應自相宜，傾湫倒嶽還知否？此土西天真白眉。

舉：「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餈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餈。』」師拈云：「古德出入不動步、喫餈不動口，雖則作用天然，能有幾人知？而今撿點將來，也是家醜外揚。還知莊主、侍者慇懃處麼？一條拄杖兩人扶。」

莊上喫油餈果曾，而今多少昧相應？非非是是請俱出，茶飯隨時待列朋。

舉：「德山一日飯遲，先托缽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拓缽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聞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歿。」師拈云：「德山父子經天緯地，嶮布鎗旗，仔細檢點將來，做處沒交涉。可恨兵行詭道，佛口蛇心。當時若是秀上座見，便云：『莫瞞人好。』非惟他父子討巴鼻不著，亦免賺後昆向末後句疑殺。只如德山三年遷化，符契巖頭之斷，意作麼生？口喃喃！伎倆只如此，白拈火裏討便宜。」

六韜三略徒誇得，文武齊施覺費力，擬向當陽指似來，門前早是生荊棘。

舉：「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拓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恆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敕出此女定，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師拈云：「文殊、罔明弄巧機關，難經識者看破，瞿曇敲唱翻古調，女子接拍換新腔。雖然梵曲湖腔，卻也被傍觀者哂。」

朱絲一奏五音分，只是不堪識者聞，徒把機關重漏泄，瞿曇女子眼無筋。

舉：「殃崛摩羅既出家為沙門，因持缽入城，至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卻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

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人聞之，當時分娩，子母平安。」師拈云：「長者一問，不免將錯就錯；殃崛弗委，只得送語傳言；瞿曇恁麼通消息，脫賺時人沒了期。」

長者發言已是遲，摩羅自昧轉頭時，從來聖法無生殺，惟把空詞誑小兒。

舉：「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與麼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師拈云：「叢林中浩浩商量，盡道南院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錘，有甚交涉？雖然，若非這僧敢捋虎鬚，殊不知被這僧一拶，直至如今扶不起。且道那裏是扶不起處？還有扶得起衲僧麼？有則出來，替這僧合喫西來一頓棒。何故？殺人刀、活人劍，具擇法眼者，試定當看！」

壁立千仞分略韜，面皮露出沒纖毫，未言先契自然愨，萬里晴空飛鶚高。

舉：「風穴上堂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師拈云：「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怙。』」拈云：「錦上鋪華。『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拈云：「窮漢受罪畢。『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拈云：「將錯就錯。『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迷卻天下人。』」拈云：「純如也、皦如也。『要識闍黎麼？』左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拈云：「這裏即難，那裏即易。『要識老僧麼？』右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拈云：「那裏即易，這裏即難。且看雙放雙收。」喝一喝，拍禪床一下。

威行閫外雄基立，俱仰清光萬里熠，傾國風流大勝朝，男兒那箇不天襲。

舉：「襄州龐居士一日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婆應聲曰：『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昭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師拈云：「龐老賣弄口觜、婆子應聲應色，唯有靈昭猶較些子。雖然如是，更有一著在。忽有人問西來：『是那一著？』只對他道：『饑來喫飯困來眠。』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喃喃口子太綿密，切切為人話語實，說向世間無事君，而今便好猛參悉。

四料揀。

奪人不奪境，雲月溪山靜，沙界一毫端，目前無異影。

奪境不奪人，廓然絕點塵，未移方寸步，賞盡洛陽春。
人境兩俱奪，聖凡情盡脫，不留佛與祖，六合密迴拔。
人境俱不奪，調機順物情，雲林宣玅法，句句悉無生。

三玄三要。

第一玄，該今該古逾天寬，無陰陽地無根樹，重疊華開空劫前。
第二玄，飲光展笑擬華前，無端平地起模樣，漏泄家風不本然。
第三玄，紛紛衲子蹀蹁躚，忙忙走殺天真佛，腳下水泥奚日乾？
第一要，夜半金烏空裏燿，華新枯樹劫初春，萬紫千朱同箇竅。
第二要，不犯毫芒格外造，縱展無私玅化機，行行恰恰鳥同道。
第三要，臨機活卓巍然峭，乾坤之內振雄威，敵勝驚群彰淨玅。

黃龍三關。

我手佛手並伸，當陽曉示於人，衲僧直下明得，日用絕無比倫。
我腳驢腳兼行，高低步步分明，直登無相峰頂，此道迢迢坦平。
人人盡有生緣，全體徘徊現前，認著依然不是，四威儀裏勾牽。

山中四儀。

山中行，極目風光春似瀛，日麗喬林華正發，玄機深入道逾精。
山中住，隨用現成自具足，漏草屋頭法界寬，兩丸日月依簷路。
山中坐，空性現前陰境破，四壁寥寥廓太虛，六窗迴絕無纖過。
山中臥，睡到碧天日午過，不用安排自古今，渾然一段天真箇。

總頌。

窅窅深藏嬾道流，超然迴出世群儔，經行坐臥躬如是，唯我獨尊法法頭。

十二時頌。

半夜子，千門崇枕臥方美，尊卑貴賤各相依，未熟黃梁夢不已。
雞鳴丑，高扣鯨音徹大有，喚醒連宵夢裏人，由來教伊悟元首。
平旦寅，天光隱隱淨無塵，眼空佛祖親疏絕，白棒一條血渥淋。
日出卯，更無一法外邊討，縱橫期用目前底，左右拈來如意寶。
食時辰，好好修事法眼真，大響一缽和羅飯，調諧味塞口多人。
禺中巳，箇事那堪重舉似？芥納須彌不易容，是非得失何相倚？
日南午，亙古亙今萬象主，剎剎塵塵堅密身，盡虛空界一輪普。
日昳未，昏魔不散要瞑睡，朝來猶得榻高眠，兩眼豁開打箇嚏。
晡時申，可愍古今妄認真，急急迭生路上走，衣中有寶自甘貧。
日入酉，萬巧施為呈拙醜，不怕羞慚擘面門，圜機錯落星飛走。
黃昏戌，羊裘樵子盡歸屋，豪賓倚席醉貪觴，多少漁翁江上宿。
人定亥，夜深出靜啟岩隗，今宵更覺月增明，六合茫茫尚危殆。

牧牛頌

尋牛

全牛切忌外頭尋，莫謂渠儂入草深，只在自家猛省處，不消回首更沉吟。

見跡

任他騰踏跡無多，正體堂堂見也麼？鳥道玄途收不得，誰知直下獨非他？

見牛

隨伊露面恣哮聲，通體完全不飾青，謾莫迷頭認影子，元來氣象自生成。

得牛

此處而今親獲渠，天然之性安容除，免教緇俗勿疑著，畜熟牛兒焉定居？

牧牛

只在尋常處放身，胸中從不立纖塵，日來水艸怡然足，何待揚鞭炤管人？

騎牛到家

露地寧眠已迄家，目空天地渾無霞，直饒佛祖難依近，免事抵頭犯爪牙。

忘牛存人

覿面盈眸只見山，牛兒無處獨安閒，大千沙界沒知己，一箇暇人天地間。

人牛俱忘

人牛直下忘來空，玅密家風本地通，無相光中全體現，不存機境振綱宗。

返本還源

玅源絕待本非功，聲色無依孰瞽聾？一一見聞元不礙，現成公案顯青紅。

入廛垂手

龍驤虎驟交馳來，擬議攔胸毒掌腮，作者機籌拋格外，潑天門戶任從開。

機緣

安陸戎府尊筠菴劉居士迎師入衙內。茶畢，問：「如何是自己本來面目？」師舉番菩提珠云：「會麼？」士云：「久曉本來面目不假外得。」師云：「恁麼居士親見本來面目，何須貧道更起模畫樣？」士云：「如何保任護持？」師復舉番菩提珠云：「明明無覆藏、歷歷生光彩。」士豁然頓契。

問：「一段真風見也麼？元元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世尊在甚麼處漏泄？」師云：「念言語漢！」進云：「是箇甚麼？」師云：「錯。」進云：「如何是不錯？」聲未絕，師便喝。

問：「弟子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聲未絕，師便打，僧禮拜，師云：「也是平地喫交。」僧喝，師趁出。

師喫茶次，問行者：「看的甚麼話頭？」者云：「竹篦子。」師舉茶杯云：「喚作茶杯則觸，不喚作茶杯則背，汝喚作甚麼？」者一喝，師云：「喝即任喝，這裏不許思量卜 度，直下道道看！」者擬議，師以茶潑之。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用處鹵莽。」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舉目無親。」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迷頭認影。」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凝眸據座。」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如何是向上事？」師便打。進云：「打即任打，畢竟如何是向上事？」師復打。頌云：

「賓中賓，終朝不識自家珍，忙忙宇宙猶如醉，傍戶倚門空蹙顰。」

「賓中主，半合半開惟自露，捲起簾來沒可觀，解區端坐無回顧」。
「主中賓，迴光返照見疏親，長安大道迢迢直，暗去明來不露身。」
「主中主，凝眸據座鎮寰宇，全威赫赫非常尊，皎皎清光唯自睹。」
問：「通身是口，那箇是和尚說法口？」師云：「吐卻著。」進云：「請和尚親切道一句？」師云：「合取好。」僧禮拜，師云：「自倒自起。」
僧參，乞話頭，師舉拳云：「會麼？」僧擬思，師云：「拳頭也不識。」僧仍擬思，師掌云：「鈍漢！者裏會得好。」
問：「香怎麼遣？」師云：「龍遊滄海，舒卷無方。」進云：「禪怎麼參？」師云：「鶴唳青霄，誰委蹤跡？」僧擬議，師云：「清水白米任你食，將甚麼還飯錢？」僧禮拜，師云：「一鉤便上。」
問：「古德繞禪床三匝，是何意旨？」師舉杖示之。進云：「周身是箇泥團，如何得破？」師打云：「一棒打破。」進云：「破後如何？」師復打云：「同阬無異土。」僧擬進語，師直打出。
問：「如何是遣一炷香、坐一炷香？」師云：「雲散不動天，本然皎如蟾。」進云：「不會。」師云：「八面無拘束，撒手遍大千。」
問：「學人衣長不合體，欲改短些，和尚還許麼？」師云：「許道許，為甚麼古德云：『千丈法身披著不短，丈六報體搭起不長。』偏汝著便長聱？」僧擬議，師連掌云：「切莫動著。若動著，打折汝驢腰。」
問：「古人道：『諸佛不出世、祖師未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既是佛法遍天下，為甚麼談玄口不開？」師云：「野雲疊疊萬山青。」進云：「諸佛已出世、祖師既西來，支分派列，五葉聯輝，浩浩談玄，宗旨建立，為甚麼翻成途轍？」師云：「自是無人有路行。」進云：「即今虔誠請問，未審有何開示令學人不墮途轍？」師云：「冷門萬丈豎橫開，顧險防危喪性命。」進云：「近來狐宗放肆，正眼寂寥，五家宗旨久矣無聞，還許學人一一舉問麼？」師云：「銀山只是銀山、鐵壁只是鐵壁。」進云：「如何是臨濟宗？」師云：「言中喝下，劃斷群狐。」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藏身北斗，格外縱橫。」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不落有無，隨機應物。」進云：「如何是溈仰宗？」師云：「離雲玉鑑潭無影。」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頂門隻眼照乾坤。」進云：「如何是最初句？」師云：「無人解得齊。」進云：「如何是即今句？」師云：「揚聲止響。」進

云：「如何是末後句？」師云：「再犯不容。」進云：「謝師荅話。」師打云：「放過不可。」
問：「承古有言：『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為復懸巖撒手？為復覿面全提？」師云：「直下無私化，本來自驚群。」進云：「恁麼則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師云：「無私春色千林茂，平出山頭白浪翻。」進云：「兩途俱不涉，一劍倚天寒。」師云：「箚！」僧擬進語，師以杖擲退，入室。
居士問：「和尚案前豎根拄杖作甚麼？」師云：「今日不打你。」士云：「學人來參，不問話的，怎曉得他機頓機漸？」師云：「一口兩舌。」士云：「昨日雪中到府，一僧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不知此理如何？』」師云：「端然衣錦自還鄉。」士擬進語，師云：「還記得話頭麼？」士云：「不記得。」師云：「元來！元來！」
中秋，師指月云：「喚作月則觸、不喚作月則背，畢竟喚作甚麼？」一僧出云：「寶鑑當臺現群象。」師云：「現後墮？」進云：「光非照境。」師云：「放你三十棒。」進云：「和尚意又作麼生？」師云：「金烏莫望，玉兔難居。」
問：「濟上門庭三句，如何是第一句？」師云：「靈鑑印開，日月無光。」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釋迦彌勒尚自忙然。」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狸奴白牯脫體風流。」進云：「三句謝蒙師指示，如何是四照用？」師云：「倜儻天然竅，坐斷祖師關。」進云：「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推過釋迦，按下彌勒。」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腦後一錘，縱奪自在。」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齒牙敲磕，搖舌鼓脣。」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子丑寅卯申酉戌亥。」進云：「如何是收攝句？」師連棒趁出。
問：「學人頂門眼開……」聲未絕，師云：「汝向頂門眼開處道一句看！」進云：「大地無寸土。」師云：「既大地無寸土，汝即今何處安身？」進云：「蝸牛角上三千界。」師云：「盡十方世界都是山僧箇方丈，蝸牛角在甚麼處？」僧一喝，師云：「亂叫喚。」便打出。
居士問：「弟子蒙眉嶽大師開示，得歸正念，今特來禮覲和尚，求直言一句。」師便打，士云：「弟子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和聲打云：「是箇甚麼？」士以扇敲桌，師云：「不得虛頭，畢竟是箇甚麼？」士擬議，師復打云：「但恁麼提持得好。」一僧入室，將禮拜，師云：「作甚麼？」進云：「昨夜得箇消息，特來陳白和尚。」師把住云：「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拓開

云：「是甚麼消息？何不呈似山僧？」僧仍擬進語，師云：「夢也未夢見在！」直打出。
問：「百尺竿頭更進步，四面懸崖直撒手。」師云：「照顧腳下。」僧趨前與師腿上一拳，師云：「是甚麼旨？」僧惘然，師直打出，喚云：「禪人！」僧回首，師云：「山僧罪過。」
梁山鑑西堂問：「生法師道：『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跋陀禪師道：『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一老之意，那箇道著涅槃玅心？」師云：「總未夢見在！」進云：「盡佛法不過一理，因甚和尚二俱不肯？」師云：「只見落花隨流水，不知流出洞中春。」進云：「學人當面。」師云：「上座莫錯認好。」進云：「松華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岩也著開。」師云：「未是時節在。」進云：「也瞞他不得。」便禮拜。

書復

謝安陸戎府尊筠菴劉居士(諱餘霖，法諱實超，號遠公)

昨辱過上府，得睹慈顏，又聆大論，於法務語語真切，雖未及覿，中心欽仰矣！日同諸禪徒飽味香齋厚嘬，敬謝！敬謝！復得縱觀園亭竹石之勝，獲重振于塵鞅之外，非大護法厚德向道，何以臻此？歸寺時常憶清教，感佩不忘。大居士豎精進幢、研佛法味，日用應酬，親猛提撕，鏟去所知，尤自所望。蓋金湯明良會合之時，即芯芻泉石依憑之日，忻慰之情有不期然而然也。謹專學人實見，齎啟陳謝，伏惟台慈炤察。

附來書

郡齋簡慢，蒙和尚慈悲，垂手火宅，渥以清涼，便是厚幸，何煩致謝賜教？當時時警策，不負大德，告示一張附來，掩俗入耳目爾！豈足當護法耶？附覆不宣。

附為尊嚴六秩請啟

伏以一音演暢，甘露遍於河沙；三藏圜通，法雨周於塵剎。當時說無所說，四十九年曾無一字；至今傳無所傳，百千萬載剩有千函。恭惟西來大和尚，振衣鷲嶺、洗缽曹源。常驅耕夫之牛，有時而帶水拖泥；既奪饑人之食，不妨亦牽犁拉耙。慈航普濟，悲

願弘加。竊念(霖)質本顓愚，性非慧敏。服官千里，不勝岵屺之思；倚閭九年，未遑顧復之報。茲值家嚴初度六秩，恭請大慈弘大法之寶輪，微塵眾生獲玅智；擊大法之雷鼓，百千世界盡聲聞。躋大地於春臺；登閣浮於壽域。伏願飛錫遄臨，祥光賁於白雪；雲幢至止，瑞靄溢於陽春。弟子(霖)臨啟，無任翹誠之至。

復江南揚州府通州天與蔣居士

伏蒙台下弘護正法，眷顧山野，非從靈山一會，又安能如是親且切乎？何日忘之？前祇領厚幣，敬謝不一。自客冬荒剎奇遇，別後倏忽半載矣！然襄樊與敝寺不二百里，所仰音徽，何其不易邪？思欲寄一札，不知尊寓何館？莫便可通，徒自鬱懷而已。入夏來思愈甚，不意溽暑，反承命黃、沈二位賢公遠頒翰教，兼惠葛衣齋儀，枵腹芯芻所仰維摩神力香積，於剎那際各各飽食足矣！布謝！布謝！茲以寸楮遙訊，待涼風屆節，萬山秋色，耑候道駕，晤會之緣有時也。不宣。

附來書

恭惟和尚道證上乘、法流三界，誠苦海之慈航、通衢之巨燭也。去冬有緣，得睹慈光，實三生有幸耳！因解纜急，未獲深聆禪範，殊為悵愧，然傾葵之切，二六寧有間哉？弟子碌碌半百皆成夢境，常思功名轉盼成灰、生死臨時難措，若不預求指迷，何時得登彼岸耶？故不揣樗質，待俗冗畢，同潘舍親躬詣寶剎，皈依和尚門下，將從前事一一懺悔，得為佛家弟子足矣！茲于五月初一日，在樊城啟建千佛百期道場，至八月終，方可告竣。今十九日恭遇觀音大士聖誕，虔備香蠟二事、齋儀拾兩、葛衣一件，特著學生子黃文裔先齎奉上，俟九月初旬可以挂帆前來，得侍杖側也。臨楮曷勝神馳，統惟慈鑒。

附請啟

切以一物非有，始得玅理眾物；纖毫無障，乃能遍覆三千。一言出而為萬法之宗，一事行而作奕世之範，自非願力宏深，安足拯拔群溺？惟我本師秀野大和尚，慧眼高懸，大乘在握。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由心演教法法皆真，豈非濟世之慈航、破暗之巨燭耶？弟子(時參)等，常念石火韶光、蜉蝣幻跡，不藉指南之車，罔出沉迷之路，今生慶會洪鐘，敢不駑力請扣？謹卜　本月十二

日，恭迓高昇蓮座，普震徽音。令盲者復明，回光而返照；俾愚者頓悟，撥霧而見天。同證本性之阿彌，咸登無邊之彼岸。若天若人，佇望頑石點頭；或僧或俗，爭覷天華紛墜？誠所謂萬劫難逢、千生鮮遇者也。伏願棒喝處群魔蕩滅，開示後眾性靈通，既切景仰之慇慕，無棄芯芻之皈依。謹啟。

簡天與蔣居士(諱時泰，法名實寵，道號智威)

神交千里，覿面一回，是箇中人談箇中事，莫非黃面老子兒孫，豈方其袍、圜其顱者為拘矣？如頂[寧*頁]一著，非般若夙熏，信根成熟，莫能趨向，幸保任之。津梁末法。(某)啟。西來竹院，多賴金湯，念別日久，遐思起居諒多納吉耳！每念住持之縛，已當暮年，求作閒人殆不可得，徒寤寐轉側而已。恆憶與老居士聚首促膝，白雲清風，頭頭自在而未果，何日前承光隆法席，拜登大覕？伏蒙捐俸，垂囑大佛殿及初祖殿五楹重飭鼎建，如命煥然一新也。蒙潘老居士一番維持，楚中郢地漢江之秀，玅耀西來祖印之光，千古標格，教化典型。茲因潘居士辭衲，冒暑往顧台駕，謹托寸楮，遙為問訊，用展心素，惟冀原亮。

上黃龍和尚

(林)夏月參禮，親蒙法乳，忝荷付囑，紹繼一燈，當朝夕問盡之誠，無奈挂搭西來，乏侍左右。近聞眾弟子結意為和尚建塔，躬失作務，恃海量洪深，一一宥之。謹專監院照璿代伸禮足，并齎折儀若干、青蚨若干。涼薄不堪，僅以匠作一食費用，餘容面稟，懇啟照亮。

又

(林)自去春拜別，株守荒剎，幾欲走百丈禮足。因今冬結制，未敢遠行，特著首座最(正)代伸禮覲，俟春王端始大衍之辰，親臨座前，再領慈訓。臨楮切切翹企，不勝惶恐之至。

附大洪山萬壽禪寺來書

老尊宿曇秀凝資，崧精挺質。學追往哲，懋玄要賓主之風；法利群蒙，超良知格物之業。聾俗驚奇，晦蒙咸睹。茲者敝禪室經兵燹之餘，雲賢已無駐驆之所，幸而叨沐餘庥，聲光復彰，予意從上諸老，安忍其滅沒而無傳耶？客歲末，姪矢志願闡禪期，料天之福祚，鼻庭自有名賢下顧。接手教，不棄葑菲，恢復數老家

風，大開聖諦奧旨，振作而維新之，則洪山亦煥然可睹矣！聊獻不腆，乞惟幸宥，恭望蓮臺，刻期辱臨荒山，匪第末法佩仰靈老，亦誦德歌功不淺矣！謹修尺素，曷勝海含？臨楮可任注瞻。謹啟。

復大洪山萬壽允書

頃接芝眉，虛高忽寄，令靈府中平得一番清況矣！但季世淳風，煇生寒谷，有此弘宗之念，實世希有之聞。讀翰教相呼，貧道欲卻之，有方尊命；應之，又增汗顏。二者較之，寧汗顏而不方命也。謹此奉復。

謝復惕若楊老居士作緣簿文

老居士玅文未可加點，蒙不惜筆鐵。西來瓊樓玉殿已鼎建，垂之不朽，貧衲刻於肺腑，感佩寧有涯乎？耑此復謝。

附香嚴蜀叟法叔老和尚

聞公住黃龍，予不勝其喜，法兄和尚之道場不致寂寞矣！拙緣薄人，數年來奔馳，兼客歲天旱，秋收全無，故舉止多艱，今遣侍僧持微物齋敬以為一賀。願賢姪和尚久久繼振，不惟黃龍常住得人，亦襄城由霑法化。囑囑！

復蜀叟法叔老和尚

小院禮別慈顏，迄今十有七載。第山水迢遙，無縮地術，失候親炙，幸海量洪深，不以怠緩加罪亦釋然矣！自先師辭世，經今七年。(小姪)不憶黃龍習山主及城南檀越居士、靈芝監院，今年三月十六日召勉繼席，再三再四推脫不得，祇可守塔而已。荷惠齋金，種種盛禮，既上賜下一一拜登，容日匍匐面領尊諭。臨楮翹企不勝悚然。復上。

附山右古宿法叔和尚書

西來一別迄今，相近十有九年。第恨僻處山右，令師故後二載方知，罔獲親臨一奠，雖則遙空設供，聊表寸誠，大都骨肉分離之

痛，卒難可愈，自聞老姪繼席黃龍，頗得半痊。香嚴一枝法脈，從茲永遠彌布震旦國中矣！

復古宿法叔老和尚

自荒剎拜別，倏忽廿載矣！以山水迢遙，未獲往候法駕。近得寄札，拜讀慈示，愧心如搗，罪誠莫宥，幸和尚開天高地厚之恩以赦之也。甲寅仲春三日，先師辭世，冷落至今七年。先師室中蒙記莂者五十餘人，近日只存二十五六人。七載寒暄，速如飛電。樓頭花萼，睹影情枯；原上鶺鴒，采音腸斷。同氣連枝，無撫今追昔之感。(姪)便欲深棲邑竇，隱遯過時，不憶習山主城南眾檀越召勉，濫叨繼席。若謂香嚴法脈，則有幾位法叔老和尚在，(姪)祇可守先師塔而已矣！叨荷遠頒法章，過譽誠難克當，恨衰齡不能腰石事春，然未常不神馳左右也。想和尚自愍(姪)有眾之累，不加叱責。臨楮無任戰汗悚懼之至。謹此復上。

像讚

觀音贊

舉世眾生，眼觀耳聞，惟此菩薩，眼聞耳觀。心洞十方空，互彰六處用，人人能作如是觀，永脫世間生死際。

又(京山張居士請)

稽首大悲瑞像，智光無礙常放，譬如日月行空，穢潔燦然照上。士女得瞻聖容，一心敬禮供養，若能斂念持名，必悟圓通性藏。我作讚詞贊之，人天莫不宗望。

初祖

渠儂搖振梁魏，少室斟皮酌髓，更說甚安心法？脫空乃大謾訛。眼深鼻大眉橫，彰露許醜舉止，秀野一見俏讚。甜瓜甜、苦瓠苦，虛堂張挂人皆識，箇是西來祖之始。

天童密雲悟祖

巍巍玅體，宴坐曲彔，法湛冰壺，靈臺絕矚。中興濟宗，曠代紹續，四眾懷風策杖參，棒頭換卻多人目。咄！

千首觀音菩薩(并序)

大士隨類，現形展化，權於娑婆界中，上同諸佛慈心、下合眾生悲仰，以圜通三昧而為佛事。有越宗德上人者，發大心、率檀財，聚為千佛菩薩像。既像鏤畢，眉目可睹、毛髮微露，冠纓衣褶，靡不分曉，印施隨處，與人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玅果，若見若聞莫不稱異。彼上人悟斯菩薩身，發明而獲性常住，如是功德聚，微玅難可測。所成就法界眾生，各各同圜智慧海，我亦作此如是觀，於是歡喜而讚之。

徹軀千佛示閻浮，度盡眾生願未休，世出世間開慧眼，慣從苦海泛慈舟。汪洋浩瀚濤收息，穩汎舶津九有流，堪嘆娑婆真五濁，激揚蔑計輓何由？悲心宛覆如天大，諸上善人還信不？顯發圜通第一義，鴉鳴鵲杲鬧喧頭。昭然無隱遍塵剎，甘露憑傾沙界周，覿面相看勿擬議，洗清凡骨共渠游。

諸方

分枝列派義何宣？共闡宗猷豈小緣？祖令全提明玅用，隨機變現體中玄。遺蹤斷際難依望，掩勝潛奇迴灑然，再焰真燈寒嶠月，重光先覺碧潭煙。引攜諸子出三有，排斥眾魔超四禪，碓觜瓊華知逝水，岩頭石筍聽飛泉。剎那心合僧祇後，過量智圜古佛前，玳瑁盂傳親嫡嗣，芯芻香馥郁金田。

戊戌春至香嚴覲禮宕山師翁有感

尋源驀地到香嚴，正值桃花放更鮮，我祖中興大法主，門庭施設唱三玄。

祝本師奇老和尚五旬

有山咸拱嶽，是水盡朝東，世代攸宗陪，卓然百丈崧。鉗鎚全殺活，振起濟家風，權衡玄要訣，饒益君臣豐。滂沛群生潤，慈雲遍界克，嵩呼祝五紀，緇素聚千叢。擊香嚴毒鼓，聞著悉頭恫，邁古金獅子，超今海內雄。法王壽者相，一喝迅穹窿。

黃龍智本師和尚(覺知上座請)

道大門庭壁立，人無能攀；德重聆風契心，莫知其數。不假鉗錘，渣滓淨盡，嘉聲遍界箇阿誰？百丈奇然老古錐。

自贊(智覃首座請)

曾遭天童密祖痛打，令我頓然棒底翻身，直下情根意識，無作無功。透得黃龍關、瞎卻頂門眼，脫脫灑灑，絕縱絕跡。如鑑受象，光非雜壞，雜壞蠲，便醜妍，一齊分付正智覃。唵叭彌[口*怛]囉哩吽吽蘇嚕。

梁山鑑西堂請

者真癡獃漢，拈一條白棒，彼此殊弗分，碎衲僧窠窟。恁麼底為人，阿誰能信受？到斯肯承當，許親見渠儂。咄箇老瞎驢，付與梁山。

淨極澂西堂請

我相非矩則，描出尤幻式，其不幻式者，如何加贊得？眉毛罅裏，劍光縱橫，廬陵米價，齊等窿亟。觸著慣揮白棒頭，痛癢要伊自己識，莫便是林秀野為人處麼？賊賊！阿呵呵！甚奇特！漢水清兮，可以恆映月之形明；崆山秀兮，可以常挂真之容色。更假丹朱寫，徒勞費胸臆；不假丹朱何所彰？問取西堂澂淨極。

法海清典座請

這蓁苴，頻模楷，有丰姿、無精彩。謂會禪，古人公案要待驢年；謂知道，本地風光不明白在。無分曉處，露佛祖爪牙；有來由時，飽鬼神饑餧。從來伎倆只如斯，一字如何加讚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清法海。

見若朝西堂請

這川巴子，有時本分接人笑面當慈悲，示無作相、行無緣慈；有時酷虐淵深苦心含惡毒，擊塗毒鼓、誅佛誅祖。人情沒秋毫，無狀有千萬，性氣剛決得人憎，瞋恚發時渾不管。只這著子振家風，百世見者白拈賊，見若西堂知不知？牙爪猙獰力不欺。

空印極侍者請

這漢一生來，不識好與惡，空空眼界，不分皁與白。空印之手形，道環之虛盈，空印侍者，虛堂張供，三十年後，青天激電、白日見星。為人活計無伎倆，真實天童五世孫。

聯芳

智覃正首座(湖廣安陸人)

佛祖道元爾以悟，山僧今日親分付，巍然菴眾振洪規，塞斷通天魔子路。

武昌府太守筠庵劉居士(盛京順天府宛平籍)

文經武緯振皇風，道合君臣佐國忠，格外行權公定法，大雄正續濟綱宗。仲尼日月腰間帶，佛祖靈符手內笻，弘護覺場猶不倦，鷲峰曾囑託流通。

本已上西堂(四川碧山人)

箇是西來傑出人，識高見遠古為鄰，驚群伏眾綱宗振，衲子趍風濟濟臻。

梁山鑑西堂(四川夔州人)

七穿八穴之心印、千緒百頭之玅門，不徇人情資作者，大機大用獨為尊。

智威寵蔣居士(江南通州籍)

然已得熊峰髓，信手打開無盡藏，且喜功深悟亦深，世間世出獨為上。

智弘潘居士(江南通州籍，副號朴友)

出群英俊越諸方，虎驟龍驤莫敢當，把斷玄關施正令，西來祖印更增光。

敏慧悟侍者(四川酆都人)

不語須知未遇人，西來驗辨扣機親，濟宗正脈憑分付，四海垂鉤釣錦鱗。

覺知受書記(四川人)

獲記西來敷化心，玄宗玅達廓雄襟，龍驤虎驟頻降伏，從此聲光振道林。

淨極澂西堂(貴州思南人)

得爾法幢相與扶，掃除學解刮肌膚，為人直截機如電，福慧雙彰入祖圖。

梅叟卓書記(秦中寧下人)

全提向上惡鉗鎚，尚古風規振此時，正法今堪付囑汝，叢林牓樣立雄基。

法海清侍者(湖廣人)

溈山作用了無疑，惟爾上人自主持，全放全收意亦克，具摩醯眼那能窺？心安如海量空廓，互換機鋒敏捷奇，喜有巨鯨來突浪，好拈竿線續斯時。

見若朝西堂(湖廣人)

離相離名絕眾塵，一回拈出一回新，輝天鑑地邁今古，濟上綱宗爾盛振。力在此時作用處，老僧分付莫因循，豁開向上之機括，垂手廛中接引人。

能極見監院(湖廣人)

洞明正眼徹根元，透脫根元獨自尊，肘後斜懸三要印，恢宏祖道耀乾坤。

景隆洪書記(湖廣人)

七尺一條白蔗棒，人天今古為模樣，熊峰直令爾親行，是聖是凡難近傍。

法泰弘都寺(四川人)

心心相印本同源，此際汝能接上根，萬行莊嚴福慧備，定應四海象龍奔。

印肅信知藏(湖廣人)

珍重吾徒入此門，西來十載契心源，如如自住大覺，聲巨灼然宇宙喧。

本權性維那(湖廣人)

不留朕跡走機輻，略露爪牙向近難，一道清光輝宇宙，八荒四海任盤桓。

景齊照書記(湖廣人)

西來法道好扶持，掣電之機在蒞時，一等令行超格外，與奪縱擒任設施。

寶嚴果上人(四川人)

西來中毒已多年，不二門開選俊賢，濟上綱宗親授手，雄雄老衲據中堅。

與如愚平上人(江南人)

堂堂臨濟下兒孫，重按輕提廓頂門，此日迎恩開法席，四方龍象雲奔屯。

蓋臣周居士(漢陽籍)

及第曾經法戰場，權衡在手任低昂，西來肘後毘盧印，付與晴川英俊郎。

竹叟智上人(四川人)

迦葉破顏來鷲嶺，德山焚鈔嗣龍潭，撒開金鎖傳心印，傑出叢林作指南。

佛幻心上人(湖廣人)

堅侍江南刻錄歸，心如杲日晝揚輝，相期不憚頻頻舉，脫體雲霞霧露衣。何用老僧多指註？當機無順亦無違，西來與柄吹毛利，有待他年恣設施。

能睿興上人(湖廣人)

雄峰扭鼻絕思惟，豁豁全提更有誰？瞥轉當頭那一著？逢人專勸念阿彌。

尼覺妍慧

赫赫靈光奕古今，輝天鑑地勢難禁，相承授受親分付，佛祖傳持只此心。

尼法雲相

心鑑圜明燭大千，頭頭法法自光前，百思不斷憶能祖，好續末山道脈綿。

法派

明最尚宗乘，恒然續濟燈，光含福慧普、法印振南能。

至節示三問

一陽始生，衲子風流徹體，如何是徹體風流句？

萬物滋產，總來一眼蓋盡，作麼生是一眼蓋盡句？

包含育養、合配乾坤，箇裏如何是不涉陰陽句？

秀野林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檇李吳知先敬書　禾郡曹文雄繡梓)

秀野林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最正等編

繼席襄州黃龍禪寺語錄

康熙庚申歲二月二十三日，師於安陸府豐樂鎮西來禪寺，受襄陽府列紳士、山主、眾檀護暨各剎耆舊、同門昆季、本寺監院請，於三月十六日進院。
三門。「廣大法門，一道直截，信知家裏人，自然無內外。」拽杖便進。
佛殿。「法身無為，不墮諸數，直下會得，應緣即現。」呈坐具云：「大眾！莫言不見。」乃展拜。
韋馱殿。「感應三洲剎那遍，阿僧祇行彈指圜，寥寥坐斷魔軍表，弘護法門不計年。」
先師像前。「平生沒本據，妄談般若罪無涯；端的有來由，項上鐵枷先擔取。黑豆換人眼睛，爭怪得者老漢？追憶老凍濃，心肝懸樹頭，胸中更有一般毒，不肖兒孫孰敢觸？」遂拈香作禮。
方丈。拈拄杖云：「新黃龍相席打令、看風使帆，不惜帶水拖泥，一任諸方笑怪。」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便起。即日眾護法、居士等請上堂。師至座前，拈啟示眾云：「此謂之無見頂王三昧甚深微玅法藏，言言見諦、句句朝宗，諸公應須不作文字解、不生紙筆見，如此符合，文彩全彰。還知端的麼？如或未委，試聽維那宣讀。」宣畢，以拄杖指座云：「看看！者寶華王座、欄楯階陛，天繒玅寶、香光雲網殊勝莊嚴，一一皆由諸公多生修行，集聚善根所共成就，如是功德，今日於一念間齊顯露了也。還見麼？」遂陞。拈香云：「者瓣香，至尊至貴，名超優曇華；為蓋為雲，葉覆大千界。虔爇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福基等乾坤永固，國運與兩曜增輝，八荒歌堯天之化育，四海樂舜日之豐腴。」復拈云：「者瓣香，補袞仁主鹽梅聖化，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道府縣各衙現任列位尊官，伏願常居祿位，永作金湯。」次拈云：「者瓣香，足見僧賴護法以顯、護法賴僧以鳴，今日滿諸護法勇衛協贊嘉謨，爇向爐中，奉為闔郡紳士、在筵檀護、列剎高賢、同門昆季、本山兩序監院等，伏願緇俗同明正法眼，見聞咸發最勝心。」又拈云：「者瓣香，已在西來拈出多年，今日人天普集，不免從頭說破，廿載行腳蹋破芒鞋，江南江北受盡風霜，曾經數員知識提攜，實乃緇素難明，一朝天童會裏幾遭密祖毒棒，當下知歸。自吳越抵荊南，撞入百丈山中，禮見不近人情老

和尚摧折一上，痛恨難忘。昔年親到者裏印可，今日相承繼主此席，茲對人天眾前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前住，即此山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先師奇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智覃門人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未白椎之先，則無當觀之義，任他五目不能睹、四辯莫能通，直饒薦得落七落八，且第一義還有知落處底麼？出眾與新長老相見。」智覃門人問：「玄風大震獨巍然，拄杖撩天接上賢，高豎法幢天地動，靈山密旨請師宣。」師云：「正法眼藏無古今，般若真燈照天地。」進云：「今辰眾大護法一會儼然，恭請和尚上堂說法，且道作麼生相為？」師云：「相逢自有知音客，何必清風動五天？」進云：「龍象駿奔咸鶴望，普施一語利人天。」師云：「雷轟電掣、風行艸偃。」進云：「一句迥然開祖胄，千秋法運喜重新。」師云：「也知恁麼讚嘆。」進云：「從此黃龍光不夜，人人徹證續傳燈。」師云：「勒回河北千年運，直接曹溪萬派春。」進云：「西來大意越今古，百丈宗風遍大千。」師云：「好事不如無。」乃云：「疊巘峰巒毓秀，泉清溪壑源長，凌霄殿閣巍曠，龜鑑人天道場。祕密寶藏八字打開，具種智者頓然玅達，一段祖父田園界畦四至分曉，只要親到一回，便見百丈弘規。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展臨濟三玄戈甲，會曹洞五位君臣。敲唱雙行，殺活自在。拈一莖草，穿衲僧鼻孔；布縵天網，打衝浪錦鱗。」拈拄杖一劃云：「新長老一時掃蕩。何故？幸逢堯舜世，自合樂無為。」復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卻門前剎竿著。』後來汾陽昭拈云：『不問那知？』五祖戒云：『露！』翠岩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師云：「掀翻海嶽求知己，為報時流莫浪猜。且道與三大老相去多少？如此涇渭得，便會得阿難問、迦葉荅之意，亦乃爍迦羅心靈然不昧、摩醯正眼光照無窮，所謂真機普應，大用全提。還會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蹋上頭關。」結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謝辭不錄)

當晚小參。「塵劫來事，只在目前，緇素濟濟，燈燭煒煌。百丈山從地而起、插劍峰崒立層霄，是襄州勝境、黃龍道場。殿堂虛敞、煙雲蔽虧，正法眼藏頭頭顯出、玅明心印處處全彰。須知靈利衲僧未舉早能委悉，何煩黃面瞿曇出現於世？寧用缺齒老鬍航海西來？諸方尊宿分宗列派，各立門庭，具驅耕奪食之機、摧邪顯正之用，正眼觀來總不消得。我此門中別無奇特，只貴明自心、見自性。聞聲見色，色色仍舊，穿衣喫飯，日用尋常，不必望求勝玅以為自得。豈不見？古德云：『欲識佛祖心，須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須向萬物遷更處薦得。』多少明白？多少現成？今人

不能洞明，蓋是自生知解，礙卻本來一段光明。山僧今夜始入此門，初相聚首，竟不肯說心說性、說玅說玄，恐增諸仁知解，只將現成一句子覿面拈出，令箇箇自悟自證自家境界。且作麼生是現成一句子？」以拂子擊禪床三下。

二月二十三日，師受襄州眾護法居士請，住百丈山黃龍禪寺，於西來禪寺上堂。拈帖示眾云：「兩度三回推不脫，今日依前把不住，不是人情之故，亦非時節因緣，因甚撞頭磕額？豈意因緣會遇？只如今日動靜不以心、去來不以象，諸仁還知麼？黃龍虛法席，使者至再三，思昔得法時，二紀有餘年，豈謂蒞晚景，檀護重相關？開函讀來簡，叮嚀見楮端，符子既已至，不問路行難。方撾集眾鼓，龍象咸欣歡，先師未了底，應時起波瀾。敢問諸仁：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待至黃龍，方與諸人道破。」下座。

佛誕，際明習居士請上堂。僧問：「一降皇宮即不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時如何？」師云：「已降未出俱鈍滯，躲根禪客切須參。」進云：「因甚又睹明星悟道？」師云：「明眼人難謾。」進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如何是學無為？」師云：「相識還如不相識。」進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行不出戶、坐不當堂。」乃云：「天上天下，行履自由，慈愍四生，示現閻浮。故我釋迦老人降皇宮、出母胎，便會指天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如此何等慶快？若非得大自在，安能如是？然雖逞俊，不免傍觀者不肯。所以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也怪雲門不得。何故？祇為亂眾生太甚。今日正當此際，山僧乍主法席，茲者際明習居士揮金辦齋供佛及僧、城南一境居士各捐淨財，延仗本堂禪侶諷經禮懺，慶佛聖誕。山僧陞座，無法可說，聊申一偈以應時節。」乃展拂子云：「年年春色滿毘藍，堪笑瞿曇入鬧籃，纔出母胎揚醜拙，便開大口脫空談。韶陽痛恨要捶殺，棒下分明絕指南。絕指南，至今一個未相諳，試問諸人諳不諳？如諳，卓爾渾然無向背，西天佛是老瞿曇。」下座。

開爐，結制上堂。「斯時法鼓纔鳴，大家一齊散去，可謂超出古今；更擬撒土拋沙，不免起模畫樣。諸禪德！既到黃龍相從參禪，發明生死大事，須依山僧行履，他後決不相賺。箇箇都要屏息萬緣，一心向道，追復黃面老子、百丈已前所行頭陀之行，是謂家風。此之苦行頭陀，教乘備載，請自校看。雖然，今人難齊古人，且請其中行得一半，庶使得霑頭陀苦行之少分耳！不可類此時學者，總不問著，甘為無慚愧人，大法驢年會得。只如黃面老子，當時饑則統眾持缽入城乞食，歸則各處岩穴之間。其後匾檐山和尚唯

食橡栗度日；趙州諗和尚三十年不開口問人、不雜用心；芙蓉楷禪師不發疏簿、不邀化主，唯受澹泊；又有丹霞然禪師一生只箇布衲。此諸尊宿俱是行頭陀、行家風，所以各各魁壘秀出於當時，而歷千古之下，為世出世間之所尊。諸禪德！若憑此苦行行持，久之不移不易，到者裏更須知有轉身。」喝一喝云：「百丈巖前輕撒手，大千沙界露全身。」復舉：「雪峰示眾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師云：「雪峰雖則畫蛇添足，未免水寒於冰；雲門固爾直截指陳，也是承虛接響。黃龍今日結制開爐，亦不鑿壞常住地、亦不過費常住炭，只教寒時休嫌寂寞、冷處卻要溫和。若能如是體貼，不惟免撥灰弄火，亦且無佛見法見。」以拂子畫[〇@｜]◎〇相，下座。

上堂。「寒則普天匝地寒，熱則普天匝地熱，雖則寒暑凌奪，玅體本無生滅。是以彤雲冪冪、朔風凜凜，當此之際，蠢動含靈，森羅萬象，乾坤肅靜，庶物蕭然。於時衲子放下腰包、脫卻芒鞋，同居百丈，不拘堂內堂外、不容學佛學祖，但以十二時中行住坐臥，著衣喫飯、運水搬柴、磨麵輾米，迎來送往，主伴交參，無功用行，隨緣自在。人人本有莫大威光，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黃龍門下既不容學佛學祖，也不圍爐添炭，直教箇箇寒徹骨髓。因甚如此？冷灰爆出黃金豆，卻勝諸方熱鬧禪。」

因事上堂。「二十餘年玩馬騎，今辰卻被驢兒撲，一撲撲倒地，無人攙得起。」卓拄杖云：「幸賴拄杖子著力撐住，不然直跌倒金剛輪際尚無歇腳處在。此時若逢白牯，便須倒退三千里；若見狸奴，更須別路讓他還。拄杖子道：『長老長老！平日硬糾糾地生按佛祖，今日如何者般委蛇？』」呵呵大笑云：「拄杖子！你卻不知，先人法幢，退己讓人也是大丈夫事。」

上堂。「自客歲孟冬暨望之期，十方雲集，內外雍容，同結制開爐，共向無煙火冷灰裏豆爆，世界無處簸曲，指數將來，看看九十日。然雖慎初護末、原始要終，首尾一如，全無罅縫，不參禪道佛法，大家共樂無為，同諸人住一冬。山僧縱有一言半句，盡是家常惱人說話，來朝罷爐，諸人或東去西去，他時異日，莫道黃龍不為人好。」

佛成道日，在北楊居士請上堂。「昔日釋迦世尊睹星悟道，今日西來覿面指出明星，令諸人一時悟入。」遂拈拄杖呈起云：「拄杖不是明星、佛殿不是明星、山門廚庫不是明星、露柱燈籠不是明星、森羅萬象不是明星、卉水叢林不是明星。祇如釋迦夜睹明星悟道，與現前諸人見山僧拄杖是同是別？於此悟得，直得坐斷聖凡窠臼，

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淨裸裸、赤灑灑，無依無倚、無得無失，可謂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卓拄杖下座。

師繼席黃龍，以西來授智覃首座，紹席上堂。「祖脈悠遠，法海汪洋，是真正種艸可續其後裔，大力量人能泛波瀾。若論曹源巨浪，包含深廣，若鯤若鯨、若蛟若龍，無不從中躍出。然不躍則已，一躍九萬里程扶搖直上，扶豎佛祖正宗，還他過量人能持過量事、過量人已見過量事，行則同行、坐則同坐，灼爾西來的意、自然上古風規，既是權柄在手，便合與人雪屈。且道應時及節底句子作麼生舉?？滅卻老鬍種族，扶起千古叢林。」喝一喝。

佛誕糾首，善士何燦然、安士俊、周文黌、李文魁、楊大祥、關明皋、夏實禎、魯國輔等請上堂。拈香祝聖竟，僧問：「佛身無差別，充滿於法界。充滿法界即不問，佛誕法語請師宣。」師豎拂子云：「攢簇不得底。」進云：「天人群生類，皆霑此法力。」師云：「昔日世尊漏逗、今日山僧饒舌。」進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師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乃展拂子云：「玉壘高揮為舉揚，分明佛面露堂堂，今朝對眾難收拾，眼上依前雙簇長。諸人於此薦得，則見今日吾佛立地處；設或未委，更為指陳。故我釋迦老子啟基刱業，開方便門，原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愍三界火宅焚傷、悲四類欲流永騖，遂爾離兜率、降迦維，淨梵國王為其父、摩耶夫人為其母，以茲證真常玅體、運無作神通，慈濟無方，度諸含識，正所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正法眼藏、涅槃玅心，實相無相微玅大法，直截吐露分付了也。釋迦老子本命元辰，亦乃諸人本來面目，覿體無私，縱橫自適，且不負眾善士年年打破慳囊、運出家珍，詣西來禪林禮梁皇寶懺、慶至尊牟尼，所謂一念欣喜心，能滅河沙罪，果報福德因，生生無棄背，人天法界中，諸佛同歡會。還委悉麼？明心須讓英靈漢，成佛還他過量人。」復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出來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世尊可謂龍袖拂開全體現，雲門真乃象王行處絕狐蹤。雖然如是，一隊漢遞相脫空，二俱不了。還有撿點得出底麼？如無，山僧不免別咎休去也。還知落處麼？世尊不解覆藏，惹得雲門眼熱。祇如今日應時慶祝一句作麼生道？九龍灌沐自招得，難洗今朝一面羞。」卓拄杖，下座。

開之甯居士建千佛懺，請陞座。「根原悟徹見全修，祖意明明百艸頭，隨處施為能脫略，入流終不肯隨流。」舉：「世尊問波斯匿王云：『汝以何相觀佛？』王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觀佛亦然、觀法亦然。法界、眾生界，根根塵塵，一切清淨。』」師召眾

云：「欲識佛大寂滅相，諸人但盡攀緣。於此薦得，一切心即佛心、一切相即佛相、一切法即佛法、一切語即佛語。心也、相也、法也、語也，且道一也、二也？同也、別也？不見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蓋山僧往歲甲午卓錫普門、丙申遷住西來，而開之居士兩處饋供綿遠不絕。壬寅佛成道日，夫婦同到西來求受菩薩大戒，越今辛酉廿有六載，抑此信心堅固，夙有善種，今冬特延禪侶就家熏禮梁皇法懺，仍請山僧陞座舉揚般若。且般若如何舉揚？不免倩拄杖子為諸公通個消息。」遂拈拄杖卓一卓云：「孜孜竭力道心濃，懺法功能豈易窮？今日親蒙千佛記，信知男女體元同。祇如善人家庭營齋禮懺、祈福延生摭？」復呈拄杖云：「揭示盡兮又何說，壽嶽高兮福更洪。」下座。

德明劉居士六秩禮懺，請上堂。「冉冉流光速，季冬將歲暮，朔風臨古幹，共唱無生曲，句句非別詞，單談本面目。還識本面目麼？於此薦得，坐臥經行任所之，雙親罔極已酬足，亦知自家壽量等虛空，不落人間花甲數。是以特至西來辦供，禮千佛法懺，仍請山僧上堂為眾舉揚此事。既然如是，豈可囊藏？」乃豎拂子云：「看看！箇裏會得，釋迦不先、彌勒不後，迥超那畔、獨脫今時，無分凡聖，奚論人天？祇如用益福齡、超出壽量一句作麼生道？不萌枝上春秋古，無影林中日月長。」下座。

儀真縣芮門汪氏實瑛請陞座。乃云：「斯一段大事，不分男女，只貴痛切。信得及底，向未舉已前一肩擔荷；若是思量，了無交涉。豈不見趙州諗禪師問南泉和尚云：『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假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直達不疑之道，如太虛空廓然蕩豁，詎可強是非耶？』古德將心一時吐露了也。」以拄杖呈起云：「見麼？有眼同見。」擊香几云：「聞麼？有耳同聞。既同見同聞、無儻無偏，所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行住坐臥自然虛而靈、寂而玅，三世十方空蕩蕩，無佛、無祖、無眾生。山僧與居士恁麼道，也是無風波浪生。」

除夕。「是年三月，復往吳郡檇李挂錫，資勝禪林刊錄畢，旋至漢鎮大悲禪院訪白雲老宿，恰值歲杪，承道愛，堅留過歲，設齋，請小參。山野推脫不得，不免應個時節。」揮拂子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良久云：「千聖仰之莫及，萬靈覷窺無門。威音王前淨裸裸、赤灑灑；威音王後風凜凜、峭巍巍。臨濟喝下承當，了沒交涉；德山棒頭取證，且過一邊。直饒總不恁麼，終非俊敏。所以道：『我若真正舉揚，法堂前直得艸深一丈。』事不獲已，向諸禪德道：盡大地是個解脫門、盡大地是個光明藏、盡

大地是個金剛眼。若作恁麼會，悉咧悉咧；不作恁麼會，蘇盧蘇盧；恁麼、不恁麼總拈卻，悉咧蘇盧　蘇盧悉咧！截斷三路葛藤、放下舊年曆日，管取百城春暖、四海浪息。還委悉麼？一歲今宵盡，來朝正月一。」

中秋，晚參。「皛桂飄香，梧桐葉落，體露金風，應時及節。明明百艸頭、物物西來意，直下一見一切見、一聞一切聞、一了一切了、一證一切證，方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外無法，正如中秋，一月溥現一切水；法外無心，一切水月二月攝。今者月天上人，年登半百，虔辦香華燈燭、珍饈玅供，仗延禪德熏禮千佛寶懺，仍設嘲齋普供大眾，公願已滿，壽福無盡。且應時及節、高低溥印一句作麼生道？夜靜江涵千顆玉，清光遙散萬龕燈。」

結冬制，晚參。「鬧哄哄處，有鬧哄哄處的佛法；靜悄悄處，有靜悄悄處的佛法。若是鬧哄哄處依舊靜悄悄，少有些子氣息；若是靜悄悄處依然鬧哄哄底，可謂太殺辜恩。若向這裏擔當得去，不遣悟迷，親證無餘。所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時了。』敢問諸人：『如何是了底一著子？』」卓拄杖云：「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為心海、月海、玄機剃度，小參。揮拂子云：「一二三四，四三二一，全體脫塵埃，自心莫放逸，能為大丈夫，頂眼明如日。火裏發青蓮、山岡出白璧，佛祖盡欣歡、怨魔悉悚慄，好記取，勿忘失！」復揮拂子云：「若向這裏親薦得，從今不是等閒人。」

除夕。「時窮日窮、月窮年窮，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西來並無一物應箇時節。」豎起拄杖云：「祇者個無窮無盡，歷劫經年經月經日經時隨分應用，總不涉蔓相牽。」遂靠拄杖云：「歷劫得來赤骨立。」乃展手云：「拍雙空手接新年。」

法語

為楊門高氏法名實潔老孺人對靈法語。捻拂子云：「山僧對靈吐露全無一字，聊且應時及節，只得暫為指注。且作麼生指注？自己一點靈明之性，覿體與三世諸佛平等，從來無去無來、無生無死，真光廓然，洞照萬象。高氏孺人六十八年前全體恁麼來，金雞抱子離青嶂，彩鳳銜花下碧霄；六十八年後全體恁麼去，水底泥牛銜月走，雲中木馬逐風嘶。高老孺人還委悉麼？此是西方安樂國，從來本性即彌陀。」

越宗禪人辦齋供眾請法語。「古人道：『理障難除、情塵易遣。』殊不知盡十方世界空索索地，求一法可當前了不可得，有甚麼理障可除、情塵可遣？雖然，言中有響、舌裏藏鋒，切忌佛殿上、廊廡

下撞著露柱。」復舉：「法眼和尚偈云：『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及大地，總是一輪月。』法眼恁麼道，西來則不然：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到處走來，不似家裏。」

偈

壽武昌太守筠菴劉護法大誕(諱餘霖，法名實超，號遠公)

不負靈峰曾記荊，如今握手樂無生，仁風溥扇楚山淨；雅德弘傳天下聲。邇對南嶠稱壽酒；遐瞻北闕感恩榮，欣膺軒冕當清代，莫惜賢勞荅聖明。

贈江南通州天與蔣護法(諱時泰，法名實寵，號智威)

天命寰區榮耀遷，高居顯宦政聲傳，名山古宿曾親覲，疏爵潔修果益堅。道契神交能一默，緒言過辱爽談禪，臨行麤筆引新句，護法深心甚藹然。

贈江南通州夢齋潘居士(諱銳，法名實宣，號智弘)

時人不識但聞名，渠是江南丹鳳鳴，捷出搢紳捐富貴，頓開心地證無生。深抽禪髓廓宗眼，著揭修途保障城，泉石光輝承願力，灼然高照亙天明。

癸卯除夕作，奉居智党元戎

歲交溢座笑言雷，喬木嚶鳴煖色回，短燭紅光今夕意；觚稜白醾古人該。華懸近圃春堪摘，高榭護蘭風正開，應節市廛喧爆竹，賢良俊傑奮雄才。

居智党居士命贈鍾祥縣星賓程邑侯

頌聲德望崇千仞，政化仁風定一方，惠遠民懷真父母，蒼生今古頭甘棠。

示明宇張居士

松梢微月夜初懸，皎皎清光寥廓然，大抵人生難共會，獲團圞處且團圞。

寄泰徵汪文學

一翳在眥華亂墜，相逢狹路難迴避，天然佛性事誰明？日用纖毫不費力。

次酬襄州芑田方居士韻

野衲何人媿不禪，道存顏巷意幽玄，乘因王化垂千古，且把新詩樂性鉛。

丁巳春，會稽圞照沈居士前以佳章見貺，余愧不敏，敢不敬裁俚言以和兼五旬之祝

微樽並祝南山齊，日暖風和奇卉萋，物物拈來信可達，胸中無悟亦無迷。

示文盛嚴居士

心光虛映絕偏圞，物物頭頭本寂然，鳥跡空中無倚靠，幾行鴻雁落霜天。

示郡山敖居士

合眼開眸重露布，雙明一句無差互，於中切莫更騰疑，法法頭頭絕去住。

壬戌春，漢陽蓋臣周護法至方丈索偈，遂贈之

威音那畔箇消息，顯露明明在即今，儒釋傳持敷正化，雅為符合卻堪任。

贈江南儀真汪護法君耀居士

居士身而佛祖心，雙彰兩相護叢林，信由福慧多生種，受囑靈山箴古今。

贈羽聖芮居士

紹來曠劫好家門，自得吾真萬累諼，一箇閑人天地內，般般繼嗣有兒孫。

祝穎石上座六旬

威音那畔菩提種，傑出須彌勢獨聳，眾曜潛暉杲日懸，緇素濟祝大椿年。大椿年，劫矸不能比勁堅。

贈罕拙上座浙歸

南方參遍罷行腳，心眼圜明觸處廓，寸步寧虧達本源？灼然放出翀霄鶴。

示純然禪人

物我同源佛祖機，古今不易絕依俙，堂皇迥迥坐聲色，惟爾純乎獨振威。

宜城恒源鄭居士受戒求偈

分明非戒亦非心，平地不栽荊棘林，法解勿存塵自盡，妄情暫動業還深。四禪畢竟無成壞，十世何嘗有古今？遏下威光再為說，杜康臺子是知音。

贈智覃首座

金毛獅子解翻身，驚倒閻浮主地神，彈壓叢林新氣象，不施一喝主賓分。

贈指凡法姪

道人胸次機輪活，腦後常輝萬里光，空劫已前一段事，先賢猶待替宣揚。

祝法海西堂五秩

熏風感萬物，雨露發新條，瑞應端陽節，願乘華柳朝。無瑕仁實玉，有美佛能超，天命薩賓月，相呈景趣高。

示敏慧悟書記

躍出威音無措足，門庭超絕聖凡路，世間世出越群儔，卓卓巍巍全面目。

祝月天都監五秩

丹桂飄香正此辰，月華生彩現全身，拓來山色可行樂，捩轉秋光玅入神。撥境只因心未了，忘緣常與道相親，難將甲子匹空狀，今古何曾有二人？

贈密宗監院

監院多年為法門，一毛頭上立乾坤，直心忠膽眾魔畏，白牯狸奴歎善哉！

示智宗維那

誰問宗通與說通？懷奇大有古人風，金槌颺下無諸佛，正合全肩荷此宗。

示聯宗書記

參禪宜早慎斯時，錯過光陰懊悔遲，當下洞明佛祖心，堂堂出格丈夫兒。

示尼覺妍禪人

覺齊佛祖太巍巍，妍淨智圜逞玅機，聖解凡情俱泯釋，頭頭自合契玄微。

示尼心海禪人

諸佛難窮淺與深，古今錯喚是滄溟，無形無相無名字，列祖傳持只此心。

示尼月海禪人

蟾蜍飛浴渤澥中，乾坤一箇水晶宮，直教光境俱忘卻，親到末山見始終。

贈嘉禾雲衢趙居士

浩浩彌陀不斷聲，令人聞徹耳根清，跏趺坐落松間月，祖意明明一道行。

秋熱偶拈寄嘉禾斌政吳居士

西林南畝正生禾，已過伏天熱更多，執扇烹茶消睡悶，炎烝應待雨滂沱。

祝在北楊居士八秩

玅心常住脫根塵，鶴筭年花豈足臻？唯此一機超那畔，頭頭顯露劫前春。

示開之甯居士

無位真人面目全，見聞知覺照虛然，若能解唱龐家曲，箇事明明蓋代傳。

示鳳鳴安居士

拶破機先那一關，是非情盡不為難，瞿曇四十九年囑，阿彌陀佛坐舌端。

示慧明安居士

無喜無嗔面目足，秖緣善性根深固，翹勤披奉鬱多羅，日日行持自愛護。

示元法劉居士

寒月夜深兩不雙，光吞宇宙印千江，古今無箇解稱賞，整歲長然上矮窗。

示篤揚楊居士

俯仰周旋皆祖意，笑譚怒罵理非常，須然應用無多子，也要當人自發揚。

示尼月音禪人

即心即佛難描畫，非佛非心聖不傳，了取平常心是道，饑時喫飯困來眠。

示尼慈慧禪人

玅心純粹絕修為，日用頭頭自主持，活脫一機無限意，咄哉好繼末山尼。

贈南召迎恩慧聞都監

迎恩何處不名聞？獅子林中無獸群，天地絕言能善慧，上人素志可同雲。

贈慧明監寺

參禪課佛要精勤，便是出塵離苦津，一念純真萬慮息，頓超直下見當人。

贈慧光副寺

單刀直入莫因循，斬卻目前機境垠，坐致太平無箇事，任君在處擬相親。

示心銘副寺

秋風秋雨起雲堆，獨坐寒窗心似灰，祖席寥寥為誰囑？望渠日作棟梁材。

示密印知客

頭頭融會本通達，放去收來在汝邊，此際期渠成法器，嘉聲傳遞百千年。

贈自修禪德

絕學本來超對待，無為何用更商量？自能坐斷聲前路，高揭輝騰腦後光。

贈雙泉李居士

是偈纔拈分萬象，不同摩竭掩重門，無生自證無生理，正眼豁開見本根。

示睿宗法徒

能所淨盡空廓曠，揭開自己光明藏，膺中瓊睿活神機，超佛越祖大力量。

示覺宗法徒

豈比尋常世俗情，師資緣會信非輕，遵依佛祖毘尼戒，覺樹華開道果成。

示淨意知客

一毫端上識根源，靈鷲拈華今古尊，迦葉破顏失正眼，兒孫喚作破沙盆。

示空印侍者

西來中毒不參禪，苦侍巾瓶已有年，信腳蹋翻華藏海，寥寥坐斷言思謵。

示玄機書記

歷代傳持只此心，洞然無古亦無今，拈華微笑靈山記，烈燄分芳繼祖燈。

示懋蕃侍者

靈山拈華露消息，百萬人天明不得，一笑開顏精識精，嘉聲重振白眉力。

示越宗禪人

弘機深密難窺測，只在尋常日用中，見色聞聲仍舊去，自然越格亦超宗。

示義宗監院

參禪該古亦該今，密密窮之似海深，體露十虛圜滿色，奇華秀麗豔春林。

示耀宗禪人

東風拂拂乾坤橐，處處園林華亂萼，樓子情忘一曲中，靈雲疑破逞家擴。

示成然禪人

春雲片片自飛高，舉目遙看徹碧霄，千古清風彌浩浩，天然竭世虛閒包。

示空微禪人

參禪求勝不相應，勝乃修羅魔子心，聲色叢中如薦得，獨超物外箇知音。

示心宗副寺

即心即佛絕纖埃，卓爾無依擘不開，惟此一機自受用，閒忙動靜獨徘徊。

示卓宗營辦

坐斷自家真淨土，釋迦老子亦非佛，南無稽首麻三斤，缺齒老鬍不是祖。不是祖！半夜日輪正卓午。

示玄庵禪人

知身是幻若浮漚，世諦從教直下休，以戒攝心期早悟，寰中獨步更無儔。

示佛隱侍者

六根不動絕前塵，彼我無差本自真，豈用安名與立號？十方世界法王身。

示彥宗禪人

不欺之力用非常，一句南無百念忘，動靜閒忙端的旨，阿彌陀佛放毫光。

示尼乘蓮禪人

塵勞頓脫入空門，皤髮剃除出世尊，坐臥經行時念佛，雙親罔極盡酬恩。

示清奇禪人

波波終日為誰忙？識得忙底道益昌；始信當人一段事，心期遠大貴怕長。

侍陳琳侍者

報云扇破索犀牛，潦倒鹽官非善謀，言下當機吞佛祖，越山吳水不空遊。不空遊，牙爪深藏輕不露，通身隱遯一峰頭。

示古龍禪人

疊紗重玄豈易窮？只須晝夜痛施功，一朝覿見本來面，能繼法泰道脈隆。

示慈容禪人

西來消息與誰通？旛動竿頭不是風，能所量忘知見泯，扶桑夜半日輪紅。

示恒照侍者

自心是佛少承當，剎剎塵塵放寶光，見得分明真古佛，寒來向火熱乘涼。

示道妍侍者

卻將消息與渠通，擊碎玄關那一重，直截更無些蓋覆，同中有異異中同。

示淳朴禪人

今日親承古佛衣，箇中須薦祖師機，沒絃琴上宮商別，不在陽春和者稀。

示慧融禪人

誰謂拈華是別傳？西來敢道總非禪，吾宗直指無知解，楊柳絲絲盡帶煙。

示月光禪人

饑食渴飯困來眠，日用頭頭自顯然，半夜陽烏出海鬧，也非佛法也非禪。

示淨慧禪人

本然清淨慧弘明，植竹薅雲了幻情，好箇為人消息子，朝朝林下樂生平。

示道勤禪人

念到心空佛亦忘，更無餘事可思量，東風陣陣催花柳，紅日暉暉照竹房。

示謐愷侍者

禪須必參道須學，不是現成非造作，儻順語言解未忘，胸中何得超群略？直下衝開萬仞崖，頭頭拶入毘盧閣，始知物物全彰、頭頭獨脫，法法不融而自融、事事不擴而自擴。汝今無求我無語，列祖傳來此心箇。此心箇，南山起雲雨北山，瞥向人前恣卓犖。

示法平禪人

馬廄牛欄正覺場，更於何處覓西方？潦倒誑人剛指注，明明好肉上剜瘡。

示法幢禪人

原夢度茶無指趣，一聲啼鳥入雲端，仰山別有超群處，不被溈山苦熱謾。

示玉明黃佛子

善法堂前一片地，莫教荒卻變桑田，耕翻便把靈苗種，子實香飄播在先。

示美之王佛子

善人行善終身美，有問誰為樂善旨？一念平懷自坦然，菩提解脫心無比。

示克生劉佛子

時中一句彌陀佛，當下能消歷劫愆，念到心空佛亦寂，何如浮世獨渠賢？

示余佛子

兩目昏華光不夜，耳根圜聽髮髯鬢，腳跟點地步真實，也與從前較不增。

雜著

齋榜

襄州百丈山黃龍禪寺，閎恢佛祖門庭，具備叢林禮樂。管取聖凡同聚，出乎爾、返乎爾，宗風遍布於諸方；從教福慧雙修，行亦禪、坐亦禪，功果頓超於十地。晨朝摶香積齋、日午打龍宮供。大開門戶，誰管船來、陸來；高豎法幢，任他風動、旛動。俾衲子悟禪悅法喜之機，祈施主衍富壽康寧之福。廣慧心而酬信施，興國祚以祝皇圖。

戒殺放生念佛文

靈蠢萬殊，所感之身，有貴有賤、有富有貧，福業雜糅，捨此趣彼，曠劫迨今，歷試諸難，正如轆轤圜旋不息，流轉六道三途，繇是觀之，莫不由疇昔自作也。凡人生天地間，孰不承父母遺體？然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至於蜎飛蠕動，異類含生，咸稟陰陽氣以生成，且世間人則曰：「天生以養人。」遂充其口腹，於是燔炙烹魚以為快事。殊不知世間至重者生命、最慘者殺傷？螻蟻蟣虱尚爾避死貪生，此等之卑皆因惡業所弊，受此微劣之軀。惜哉！肆其吞噬之謀若此，能推己畏死之心而及物，安肯其吞噬如是之切邪？眾生迷昧，何乃罟于山、罾于淵，百計多方搜羅掩取，使其魂飛膽落，母子離散？羽毛鱗甲，均同佛性，形異貌別，痛癢相關。或囚籠檻，如居囹圄；或逼刀砧，快鋒剮[戒-廾+今]。一頤指，百命俱傾；諧舉脣，群孳絕滅。季世殘忍已甚，[矢*昜]殺蕃多，倚我強、欺彼弱，啗他肉、補己身，友戚親朋同牽六趣、夫妻子女共結輪迴。冤親聚首，黑白難分，永劫流連，作者自受。此則理恐非宜，其心安忍？人必將思過去已作之因，則現生定受已作之果，所以由今以驗昔、因往以知來。由今以驗昔，則知定業之不化；因往以知來，則知定果而莫逃。作如是因、受如是果，因果分明，昭乎耳目，焉不矍然起懼未來生死冥然無涯乎？惜哉！俗習深滋，距劫怪世。歲節春秋，以之祀祖母難；誕辰饗飧，以之燕賓晨暮。飯脯葷腸，自為恣飽，不思三途惡報悠長、果因明然不爽，能令生生互相賊害，冤對相仇如形影相似，不可移易也。殺生之禍莫此為甚，不可不恐怖哉！嗟乎！數十年來乖氛續興，兵兇踵更，刀劍臨身，

迴避無地，群寇之殛，現見尸橫遍野、白骨盈岡，咸斯殺業釁為之致也。繇是昇天垂矜、先聖行睿，釋網著於成湯天子、埋骨興於文王聖人。壽禪師慈風未泯，贖鱗虫而得度；蓮大師悲心由在，鑿窪池被物蠢以全生；孫真人遺寵猶存，救龍子而傳方。沙彌易短命為長年，一活蟻也；書生改卑名為上第，一放龜也。孔愉微職而封侯，毛寶臨危而脫難。酒匠拯已溺之蠅，死形而復穌；廚婢捨將烹之鱉，痼疾而痊瘉。俾居水族者游潛泳沫、處林澤者跳躍飛翔，獲驗全生之樂、自得性中之天。放生之效，事非無徵，施皆有報，昭然如此。普願仁人，隨所見物，恤念生靈，物我一體。發慈悲心，共相勸勉；開解脫門，好生植福；捐己之財，行方便事。予具言至此，諒同志者目擊於心。或恩周多命，而莫積陰功，多福聚於今生；若惠及一蟲，而利益寧尠，餘慶逮于他世。苟能慈心接物，更加稱念佛名，彌陀古佛，當體輝彰。唯斯念佛法門，超脫業障苦海，均資九有、拔利四生。當知揭顯戒殺放生，念佛功德最勝者也，請各直下承當。

回蜀省親傳

前佛應化，不誕虛空，然有父母、宗屬、生氏令人歷傳可考。蓋吾人之有親，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根，所從來者也。吾宗之著，止周宣王之代，支分派別，散之六合，抑從來亦遼矣！又何知焉？所審高祖、曾祖居蜀成都資縣，吾祖所生惟先君；先君生二人，余其次也。而先君治生最專慎，教兒極嚴謹。余七歲始入館，至十齡時，遇佘酋叛亂。一日，父諭之曰：「殺戮之刑，何以相遠？」予即求出塵，先君、吾母即命出家，及攝衣從師剃落。未逮一載，先君以吾母囑長兄事之，亦從佛薙髮，如是空門者踰十二年。哀哀先君，不幸先朝癸酉以疾而終。先君生于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十月初五日，歿於崇禎六年三月十二日也。余選日茶毘，建塔於富順縣瓦宅舖九龍寺之南山(舊額五龍廟，明季時，鄉紳諱麟，號瀛仙，周老先生改為九能寺)。守塔一載，參學心切，奮志南詢。自離故鄉三十有五祀，未始不欲南還塔隴修法，為父之冥贊，會其世之亂，猶未果念。嗚呼！余何能述先君？聊記大概，用以想見其音容耳！吾母成我之道未酬，自於懷之育之，不計其劬勞之恩；吾母事先君，以先君不治家，捐愛出塵；吾長兄年幼，吾母持家拮据勞苦，余兒童出家，又何知哉？自今思之，先君、吾母之德，實同天無際、海無涯，雖釋子割愛，而形生大本，孰可忘之？吾母雖則有兄奉養，而不能躬行定省之事執，兼且道力弗充，莫克致父母宗親於安養之上品。仰觀大覺世尊成道之初，說法於靈鷲山中，父皇成道於當時；又說法於忉利天

宮，聖母直下證無生忍。聖人可謂與人道大合也。慕諸勝軌，目犍連運神力，破嶽府之深扃，拔母罪而直出泥犁；黃蘗隔江投火，母獲生天，感聞其謝子之聲於雲旆之端倪；睦州師編蒲呼母，母亦悟道恭行，以籃輿負母，至於竟老；六祖始鬻薪以養其母，將登黃梅從師，患無以為母贍，殆欲為傭以取資，及得法南還，而其母已歿，慨不得以道見之，東震法幢，賴獦獠漢健身揚名，至今存焉！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于此也，故葉落歸根。能祖道人也，詎測量其異德，猶示人而遺其本也？然而諸名德不忘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且二十餘年，鄉邑嬰於大亂，未知吾母若存若歿，先父塔廬得不為其剽難猝暴乎？瞻之望之，漣然泣下。今年會事益有所感，是可以省吾親、安吾親，遂旋里之舉故著是說，發明吾佛列祖大孝之密意奧理耳！時大清康熙六年丁未仲秋十二日歸覲，生事死祭，孝斯在矣！

挂鐘板。師呈板云：「鉗錘佛祖，號令人天，今日懸堂前，通身無向背。於此薦得，金鐘恆說無生法；玉板常鳴劫外音。」遂擊板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親。」

挂火板。「觀音入理門，衲子莫蹉跎。」擊板云：「分明舉似絕淆訛，逐色尋聲已錯過。」

開梆。「形聲未先，曠默以何準？簨橫崇臺，善存而殊應。」舉椎云：「椎下無私，聲前不讓。」隨擊梆云：「直下洪音施正令，衲僧莫不共徜徉。」

安監齋。「手中鉞斧護身符，凜凜威風見也無？化供察齋忙不徹，叢林擁衛助香廚。」

佛事

為天童密雲悟老和尚忌日設供。拈香指幀云：「堂堂覿面、覿面堂堂，於一毛端，智遍法界。為甚麼古德道：『覿面相逢，堂堂不見？』」舉坐具召眾云：「還知西來落處麼？昔曾親喫棒，至今痛不已。然雖如是，一段苦屈不得不說破。」良久，以香爇爐云：「天童佛法無多，面目分明。見麼？」遂率眾展拜。

香嚴宕山遠師翁訃音至，挂幀云：「先師翁慈容，窺覷有繇，遽聞遷化，吁嗟涕淋，法門不幸，痛傷莫量。翁昔繼濟宗銘、今示真歸告，且喜自始至末、從初到終，一期事畢，真善知識。西來忝為法孫，誠謂青出於藍，今日不免設一分供、點一盃茶、爇一瓣香熏禰鼻孔。」召眾云：「還見香嚴老古錐麼？」復指幀云：「虔修薄供惟翁鑒，三片旃檀三度熏。」遂燒香上供，展拜。

香嚴遠師翁週忌，拈香云：「親翁三番，覿面難睹；離翁一載，難睹覿面。今朝狹路相逢，難為迴避，誠欲撮土為香，不免傍觀者哂。」舉起香云：「大眾！若道是香也觸了、非香也背了，畢竟如何？咦！」便燒。

暮春宕師翁諱日，拈香云：「昔年今日生，幸值春深山色織；昔年今日滅，雨泣山花紅似火。生滅去來，卓然超絕，時節分明，面目現成。」良久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丁未秋回川，為先君在天定公掃塔。云：「河山閱歷數千里，無縫塔前覓父容，誰曉先君真面目，兒孫顯露日用中。」遂插香上供作禮。

為佛會菴懸鐘。「洪爐鞴內越翻身，偉器成來世所珍。」鳴鐘三下云：「音震乾坤惠號令，喚回多少夢迷人？」

黃龍奇然智先老和尚訃音至，挂幀舉哀云：「百丈峰前古法幢，全提唱道久非常，抽身鬧裏獨歸去，海涸山崩五內傷。雖然如是，正似昔年大庾嶺頭笑卻成哭；今日西來門下哭卻成笑。何也？豈不聞古宿有云：『喫泉水，貴地脈，且要正眼流通、宗風不墜。』可謂於時法幢摧而未摧、法梁折而未折、法河乾而未乾、法眼滅而未滅。諸人若能如是會，奚用哭蒼天？祇如通信一句又如何道？祖月凌空圜勝智，何山松柏不青青？」遂拈香作禮九拜。

先老和尚一周，上供。指幀云：「此是黃龍堂上先師奇老和尚一生孤硬不近人情底面目，不肖明林昔遭鈍置，今日故無三轉語。諸人薦麼？設或躊躇，再為注腳。」舉：「僧問巴陵鑑禪師云：『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碗裏盛雪。』『如何是吹毛劍？』云：『珊瑚枝枝撐著月。』『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後雲門聞云：『老僧百年後，只將此三轉語供養老僧足矣！』」遂驀顧左右云：「即今素拙兒一語也無，且作麼生報答？」作女人拜，乃上香上供作禮。

先老和尚諱日上供。拈香云：「東君行正令，及節遍閻浮，梅闢花燦爛，馨香子實稠。者是老漢鼻孔分明，覿面昂藏，即今還有知老凍濃本命元辰底麼？」良久云：「兒孫已普傳天下，壽量無窮不計秋。」遂插香，率眾禮拜。

先老和尚三周，對塔上供。「百丈山頭擒虎兕，漢江波上釣鯨鼇，口吞佛祖絕同類，眼蓋乾坤獨據高。前年二月初三那伽定，今歲三周慧辨豪。」驀豎拂子召眾云：「看看！先師從定而起，在拂子上放紫金光、說微妙法，頓令人天親獲記莂。還見麼？還聞麼？於此見得聞得，慧日高懸，法雲彌布，箇裏玄要掀翻、主賓不立，淨裸裸無內外，孤卓卓亙古今。所以徹骨徹髓，血脈貫通；透頂透底，乾坤獨露。綿綿不漏，器器相傳。不肖秀上座親為諸仁點出，作將

來眼。」拈起香云：「有來由、無巴壁，沒興相逢黃龍寺。拾得底，無頭無尾、無眼耳鼻舌身意。」復舉起香云：「若是一片旃檀香，嗅著全無香氣。今日外揚家醜，明人不作暗事。」便燒。

為一真大師起龕。「有佛處不肯住，覺華拂拂面門開；無佛處徑走過，踏碎雲山俱腳底。自不夜行，天明已到。」遂拽杖引之。

入塔。拓起骨云：「盡十方世界是箇金剛正體、是箇無縫塔門，到者裏出亦無礙、入亦無礙。」遂進骨云：「無縫塔中開正眼，普門千古鎮常存。」

安陸太音庵法孫普德、普續請為印文師祖起龕。「心地坦然，性光皎潔，又安得有去來徑之可分、有生死相之可別？然則如此，理絕千差、事無一向。且道起龕一句又作麼生？這條鼻直通霄路，輕然移步往西方。」下火。師至龕前，把炬云：「平生機用今朝盡，辭世茶毗正此時，劫火洞然凜凜發，通身觸著光煒煜。」攛火炬云：「欲問印公安樂土，西方端坐寶蓮池。」

入塔。「火滅煙消會見稀，無生面目沒倚依，頓辭人世隱形外，脫體巍然對落暉。恭惟老耆宿印公覺靈，七十六年前始於郢地生，生而無生相；七十六年後終於郢城去，去而無去跡。正所謂：『無始來，生死交謝而靡移；亙古今，寒暑迭遷而不易。』今既非去，昔亦豈來？迥超三際，獨脫今時。所以住閻浮七十六年，實性孤高，胸懷安靜，現前兒孫蟄蟄、法眷繩繩，續焰聯綿，分枝列派，今日化緣已畢，頓歸安養。祇如應時應節作麼生是退藏於密？」遂下襯云：「烈焰堆中煆過，無縫塔裏安身。」

香嚴師翁塔前上供。拈香云：「燈傳臨濟，不容擬議，掀翻窠臼，直截為人，六坐道場，慣用圜機。且道黃龍法孫明林今日到這裏，向甚處相見師翁鄭？」遂作○相云：「一塔巍然千古秀，日月長明不夜燈。」禮拜退。

安陸北關外白衣庵，穎石、轉石、崑石、衡石禪德請悼先師潤慈德公上座。對靈云：「點點荷錢池畔綠，枝枝榴火檻邊紅，當陽薦得真消息，直往西方剎土中。恭惟潤公覺靈，棄常郡旺族、入瞿曇氏門，出處非凡，安身得地。始於太音教院肆志法義，然後住持北關外白衣庵三十餘載，使殿閣鼎新、山門壯觀、佛像嚴飾、器具周全，可謂光前耀後，正好應緣行化，何期彼岸先登？」復祭云：「嗚呼！公之為人兮，識見高明；公之處世兮，胸懷特達；公之齒德兮，尊乎高上；公之戒珠兮，淨爾無塵；公之法眷兮，派衍賡後。真一世之偉仁兮，後昆之良範，詎料忽唱滅兮，令人淚出痛腸。嗚呼！岸柳依依兮，亭花簇簇；即境明心兮，了無回互。吾今告公真言兮，確實還鄉；這邊那邊兮，形諱聲揚。勒文致祭兮，介

師盛德；香茗薄奠兮，揭徒寸心。生死幻化兮，寂滅為樂；靈其不昧兮，倏爾來歆。」
起龕。「公滅亦速，合徹玄微，體絕依倚，徐行獨步。然雖如是，且起龕一句作麼生道？程途俱不歷，頃刻到西方。」以杖擊龕，引之而行。
入塔。「無來無去，千古音容常在；不生不滅，本來面目恆存。」
下龕云：「坐斷涅槃城，端踞無縫塔，代代子孫賢，栴檀樹無雜。」
為古蘭和尚塔前設供。「佛祖出世，應緣行化，度生事畢，返本還源。法兄古蘭和尚，生緣西川，與吾同門，道眼洞明，靈機廓徹。前年繼先師法席，正欲高踞猊座，播揚宗教，豈謂化緣已竟，辭眾說偈而逝？今日法弟紹席，別無所敬，香焚三炷、茗斟一甌，略伸道義，格鑒微情。」遂插香拜
悼南召迎恩映昧和尚。「轉無上法輪於鹿鳴，為人曾不憚敷揚，如日當午，罄無側影；提毘盧正印於迎恩，揭翻佛祖開玄路，如風吹水，自然成紋。鎔凡鍛聖，只在剎那；出死超生，如同游戲。大眾！還知喜法弟用處麼？縱橫手面與人別，榜樣堪留後世看。」
法徒尚景、尚溥，為故恩師淨極、故伯立宗二公三周，誦經禮懺上供請悼。「二公萬事已都忘，兩曜昇沉一任忙，落落襟懷絕塵慮，了無心念往西方。唯法子淨極澂公者，戒撿冰清，不惜身命，為法重故，攻苦清淡，刺血書經，而能明佛心宗，備行法門中事；以法徒立宗道公者，與淨公一日薙髮，同期具圜。二公行解兼全，豈非有行乎？然廿餘載之間，晝夜奔馳出入，孜孜不懈，使西來法幢煥然一新，山門壯麗，真一世英傑、後學良範。正宜執持院事，何期一旦傾逝？嗚呼！人之生兮，聚首同住；人之死兮，各行異路。嘆萬法無常、嗟色身匪固。臨行說偈相辭，撒手翩翩獨步。俄驚三周之期，設供誦經薦度，悟自性彌陀、達惟心淨土。溪聲舌相處處全彰，山色身形頭頭顯露，祭薄奠之珍饈，想二公之來赴。」
為後堂太初敏禪德起龕。「日暖風和爽氣新，密移一步正斯辰，而今撒手歸何處？直往西方罷問程。」
下火。「我心傷痛太初公，誠實胸懷無有二，毘尼嚴淨若珠珍，出處為人而得地。上座生緣蜀夔，高梁古氏之子，幼年薙髮，靈機敏達，慧性開通，然後晚景出蜀，慨爾西來圜具。十二年間，處身不憚勤勞，輔弼山野，意氣高賢，檀那敬德、衲子稱名，正好佐助叢林，何期一旦傾逝？浮生七十三世緣今已謝，到這裏，須信道：『涅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越過生死關，絲毫無間隔。』」乃舉火炬云：「敏後堂，會不會？當機宜悟真消息，便是逍遙物外人。」攛火炬云：「欲識到家安穩處，紅爐焰上露全身。」

為靜虛禪德設供。「雪消庭畔凍[門@牟]河，大地陽回暖氣多，欲識真靈歸去處，一輪明月蘸清波。恭惟圜寂靜虛海公覺靈，性質孤高、胸懷坦蕩。足下幸得薙髮上首智覃公者，現紹臨濟正宗，分枝列派，可謂法眷繩繩、兒孫蟄蟄。禪德既住，人世已滿，且喜玅契無生。所以吾佛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若也恁麼薦得，本來面目分明在，春水春山顯舊形。今日仙茗一甌香一片，聊伸道義眷微情。」

起龕。「雲深二月聚西峰，可惜光陰日不同，試看山前桃李樹，此時猶自醉東風。」驀拈拄杖指龕云：「且道者上座向何方所？蟭螟穩跨崑崙背，撞倒須彌壓碎空。」

下火。「七十七年間，一心渾落魄，課佛持戒堅，示疾而告寂。證得金剛不壞身，便歸如來大圜覺。」攛火炬云：「紅爐焰焰雪花飛，一點靈光遍寥廓。」

為立宗知客起龕。「出生出死，得大自在。且如何是出生出死得大自在一著子？」良久，以杖引云：「擺手毘盧頂上行，便是當人好消息。」

下火。「未悟客塵，煩惱熾盛，既明一真，廓然清淨。」豎火炬云：「須看死柴頭，活燄揚真令，直教皮袋從此盡，留得莖毛翠拂天。」

為元宗禪人起龕。「應知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來去自住圜通，直往西方無間。」

下火。「五十三年前生生幻，五十三年後死死幻，生死根株，今已坐斷。皮囊付與丙丁童，灼灼光明輝八面。」

為福宗緣知殿起龕。「且喜達惟心，彌陀遠降迎，接引歸佛國，臺畔禮慈尊。」

下火。「陣陣朔風送福宗，信是超然樂無窮，直須火裏翻身去，獨步毘盧頂上頭。」

為佛隱貴侍者起龕。以杖擊龕云：「佛隱山河體性空，休分南北與西東，今朝躍出生死路，萬派千峰總一同。」

下火。拈炬豎起云：「不變金剛體，明明在目前，隨緣須透脫，獨露莫貪觀。此去再來吞佛祖，巾瓶左右得逢原。且道末後全提句又作麼生？」攛火炬云：「來去杳杳絕形跡，烈燄爐中片雪寒。」

入塔。「學無前後，達者為先。生居人世，一十九年，西來出家，圜具參禪，志念真堅。吞栗棘蓬、透金剛圈，臨終念佛，擦手安然！」拓襯入塔云：「孤峰頂上埋金骨，淨土花開一朵蓮。」

壽塔

丁巳季春廿四日，為師造壽塔，功畢集眾上塔頂，請示眾。師至塔前云：「春風浩浩，林木長新，無縫浮圖，巍然卓立。」拈拄杖指塔云：「大眾！此是現住西來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代秀野明林末後全身窶窆之所，今日不顧面皮厚、不識羞恥，親拈自弄，自揚家醜，與諸公重下注腳。」良久云：「茲者廣濟澂源主人、荊南罕拙上座，及我嗣法門人、合山諸公、列剎高德眾居士等，不忘靈山之囑，直指湘南潭北，大家信手拈來，頓成一座寶塔，可謂超出古人一頭地矣！莫言忠國留此樣，祇是古今浪相傳。所以截斷大庾支離、覷破疏山漏逗，故知鷲嶺當年事，今日分明不用猜，無縫層層於一致，當陽卓立泯功該。斯事且置，祇如理圜事畢，轉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金針雙鎖全心印，永鎮陂湖億萬年。」

行緜

順治庚子冬，兩序暨合山眾職事等，各各懷香人方丈，啟述行腳。師曰：「有何行腳可說？若說行腳，家醜外揚，你等是無事生事，專露山僧醜拙也。」眾懇乞不已，師曰：「然說便說了，汝等不得記取一字。予西蜀成都資縣人也，父姓周，諱朝富，母饒氏，世族錦衣。於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七月初九日辰時生。始離襁褓，辛酉，佘酋叛亂，予雖兒童，知敬佛乘。一日，父諭之云：『天下無平均，故有攻戰之亂、殺戮之刑，由此生死驚懼何以相遠？』予聆父訓，銘刻於心，爾時求出家，父母聽許，即命之富順縣九龍寺禮星天師為徒。越明年，母長兄事之，父隨出家，予蒙父、師教誨十有二年。崇禎六年癸酉春，父、師前後遷化，予自計曰：『昨日的今朝不見了，早晨的晚些不見了，整日應酬人事有何利益？』即趨傅家庵印心老宿處，印問曰：『聞汝父、師俱喪是否？』予涕泣曰：『是。』印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曰：『弟子身墮三寶數，心未出家，丐師一言，指箇出生死路。』印曰：『汝曾讀《法華經》麼？』曰：『讀過。』曰：『經中道：「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汝作麼生會？』曰：『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印曰：『此語且非汝本懷，汝試父母未生前道一句看！』予被一問，茫然無曉。印曰：『山僧萬曆年間在兩浙參見尊宿，蒙他指箇歇處，不似爾等未出境，而清機密旨擬欲覩邪？』曰：『再乞開示，即遍參去。』印曰：『汝但持「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句偈，只是持時不得將心領略分別解會，唯貴猛著精彩，直下持去，他日自有尊宿與你點破。』予禮曰：『謝師激勵，終身不敢忘卻。』每日參究，怏怏然似物塞膺。一日，忽值一禪客到寺挂搭，譚及天童密雲老和尚、玄墓漢月和尚，孤峻門庭，實深相為，機鋒敏捷，鮮

敢當者。予曰：『既鮮敢當者，禪師曾參見否？』時禪客舉拳云：『喚作拳則觸、不喚作拳則背，你喚作甚麼？』予罔措，被訶曰：『何不遍歷諸方去？』予年二十，隨吼石親教師南遊。癸酉冬發足，甲戌春抵南京，吼師單丁參玄墓，予寓金陵講席四載。戊寅春，腰包下姑蘇，謁玄墓漢老和尚，尚一見便問：『是何省人？』曰：『四川。』漢舉竹篦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喚作甚麼？』予挺身而立，漢曰：『西川蠻子亂做。』予禮拜起，漢理前語問之，予珍重。出詣知客寮，詢吼師下落，忽一師從禪堂出，說：『吼石兄在此住兩載，去年秋往杭州西天目山住靜。』予得信，即過浙到徑山，參雪嶠師太，一見禮拜了，便問：『十方世界中，一切人師子，阿那箇是師子頭？』雪曰：『設有，你向甚處見他？』曰：『放過一著。』雪便打曰：『草草打著箇。』拂袖便出。登天目山，禮高峰、中峰、斷崖三祖塔畢，到吼師靜室，吼曰：『汝三年離我，歷諸方，見老宿所得的，一一通來看！』予叉，雪便打曰：『這漢從來沒縫罅。』吼曰：『汝別我三年，實無得處！』予曰：『疑則別問。』即服勤三箇月。一日，吼舉竹篦云：『觸不得、背不得，汝喚作甚麼？』予不能答，被痛打一頓。予參究兩晝夜，目不交睫，至第三日，吼驀拽住云：『速道速道！』予被一拶，通身汗流，即口占一偈：『毫端開豁好精神，落落舉揚處最親，氣宇堂堂無向背，等閒放出百千真。』吼曰：『汝將謂大事了明？未在，更親切道一句看！』予又曰：『剎剎塵塵超背觸，由來行履不虛躅，交羅溢目心眼飛，玅相圜明元具足。』時品中靜主在傍豎拳云：『贓在者裏，賊在甚麼處？』被予劈面掌云：『贓賊俱獲，捉敗了也。』吼休去。予雖有箇入處，尚懷猶豫未得脫落。是秋，辭吼師參天童悟祖，至人事了，問：『除卻棒喝語言，和尚將何指示學人？』童便打一掌，予曰：『學人自招得。』童曰：『汝道自招得，招得箇甚麼？』予便禮拜，童腳與一蹋，予不覺通身汗流，更得一番慶快。次年己卯四月八圜具。秋到金粟，參費隱老和尚，問：『如何是覿面相呈一著？』費便打，予一喝，費復打，予曰：『瞎棒瞎棒！』費連打數棒云：『瞎棒元來有人喫在。』予曰：『奈遇某甲檐荷得。』舞坐具出。冬結制，貼悅眾單，時玄密、智光二師作維那，柴立師為連單。一日，隨眾入室，侍立次，費拈拂子云：『老僧這柄拂子與人，祇有一問問諸人，諸人若答得，便分付。古德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且一如何舉？』時孤煙師下語云：『六六三十六。』費詬罵一頓，復云：『還有道得底麼？出眾道看！』予出，伸禮了，依位而立，費顧云：『汝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予曰：『一半與和尚道！』費拈棒，予珍重出。辛巳秋，予仍參天童，遇

彌勒佛像成，眾請開光，童至座前，以拄杖指云：『大眾！者老漢已開平等眼光普視諸人了也，諸人還識普視的意麼？若識得，便知古人道：「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若不識，老僧為諸人一時點出。』遂以拄杖打散，予被一頓痛棒全身放下，剔脫猶豫，遂呈一偈：『荷師頓棒太多焉！打破從來一肚禪，卻見自家真面目，渾然更不別求玄。』童接入袖，復伸手云：『將偈來，與你看證！』予曰：『謝和尚證。』偈竟，作禮出。壬午春解制，予出山回川養親，至荊州地方，行李罄失，到巴東，荊南大亂，予避進建始縣永安寺，刺血寫《法華》、《梵網》二經。經畢，起身上川，遇張寇入川，大亂，止施州衛。冬瓜溪荷桂亭陳居士刱菴，留予住靜六載。己丑春，復下江南，過遠安，聞奇然本師於南漳雲臺山住靜，直造謁之，蒙留過夏。予將昔日所做工夫、天童金粟機緣一一陳白，師曰：『何不再參諸方去？』予豎一指，師曰：『弄虛頭作麼？』予將茶一潑，師便休。一日，師以偈示之：『天童角虎到湖東，得意忘言步步通，任他十方塗毒客，都來盡喪爪牙中。』予和曰：『含虛包括絕西東，向上玄微豁徹通，縱有大方英俊衲，到來盡伏爪牙中。』師覽畢，曰：『有半根拄杖子分。』予云：『是何言歟？』是年冬，忽聞破山老和尚出川詣天童埽塔，予有參侍之念，辭師到安陸訪信，破未曾離川，予遂遊東山華嚴古硐，靜安上座留住。癸巳四月八日，請為眾弘戒，予堅辭不已，應之，遂六處放戒。甲午，住普門結冬制，延抱一講主弘《楞嚴經》百日禪期。丁酉歲，聞本師住襄州黃龍，予六月二十九往禮，師出迎之曰：『這幾年聞公在安陸、荊州大興佛事。』予默然而退。接進，師遂撾鼓上堂，集眾云：『百丈山前親行此令，本來無說除人之病。』卓杖云：『一擊塗毒鼓，玄沙遇猛虎，橫吞海底月，吸盡賓與主。』握偈、拂與之云：『大唐國裏無人奇，然可知之也。兩手拿盡虛空，分付秀野禪者。』予接云：『當人突出腦後眼睛，腦後眼睛今瞎了，依前祇是舊時人。請師不接？』師震威一喝，予曰：『大眾證明。』便禮拜。予不意因緣至此，乃卓錫焉！上來是予二十餘年奔南走北請益尊宿不唧溜事，漏逗不堪，今因諸公勤求不已，出盡百醜，諸公們慎勿效繇，各各直下承當，有甚麼隔礙？時寒，久立，珍重！」眾作禮，踴躍而退。

秀野林禪師語錄卷之三(終)

(法子最澂　　戒子如心

最清　　寂聖

最見　　照慧

性弘　　玄庵

實信　　實恪

實性　　照元
實照　　修成
海洪　　性恩
法徒實道　　法孫尚能
實和　　尚瑩
德極　　尚溥
德會　　際昇
實炯
德洪
實瓊
實果)

同捐資敬刻

秀野林和尚語錄卷一之三，用廣流傳，

伏願人人透脫生死關，薦取衣中無價寶者。

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中秋日謹識。

板藏禾郡楞嚴寺。

嘉興(吳知先敬書　張舒瞻繡梓)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